

道

金石錄卷二十二

槐廬叢書

宋東武趙明誠德父編著

吳縣朱記榮校刊

跋尾十二

後魏 北齊 後周 隋

後魏鎮東將軍劉乾碑

後魏汝南王碑

北齊造像記

北齊郁久閭業碑

後周延壽公碑頌

後周太學拓拔府君墓誌

北齊華陽公主碑

北齊天柱山銘

後周華嶽廟碑

後周河瀆碑

後周同州刺史普六如忠墓誌

北齊隴東王感孝頌

後周温州刺史烏丸僧脩墓誌

北齊長樂王尉景碑

北齊馮翊王平等寺碑

北齊臨淮王像碑

北齊白長命碑

北齊大安樂寺碑

北齊司空趙起碑

北齊贈司空趙奉碑

北齊宜陽國太妃傅氏碑

北齊赫連子悅清德頌

隋興國寺碑陰

隋齊國太夫人楊氏墓誌

隋化善寺碑

隋願力寺舍利寶塔函銘

隋周羅喉墓誌

隋禹廟殘碑

隋黃門侍郎柳旦墓誌

隋尚書左僕射元壽碑

隋西林道場碑

後魏鎮東將軍劉乾碑

右後魏鎮東將軍劉乾碑云君諱乾字天自胡夷亂華典章文物掃地而盡至於名字書畫皆一出其私意而無復稽考可謂亂世矣若劉君者名乾字天豈不怪哉

案謝本後八字下亦有自字蓋前誤以自字屬上句故後復妄增耳

後魏汝南王碑

右後魏汝南王碑王名悅孝文子也尔朱榮之亂奔梁梁武厚遇之立爲魏主後復歸北據後魏書列傳云出帝時爲大司馬卒而帝紀與北史皆言爲出帝所殺蓋

列傳之誤而此碑亦不書者諱也

北齊造像記

右北齊造像記云天保四年歲次己酉按齊文宣以東魏武定八年受禪改元天保是歲庚午至四年當爲癸酉而此記誤書癸爲己爾其字畫不工特以甲子差誤恐後來疑焉因錄於此

北齊郁久閭業碑

右北齊郁久閭業碑郁久閭其姓本出東胡見於北海者有後魏景穆恭皇后郁久閭氏云河東王毗之妹今魏書列傳但有閭毗又有閭大肥皆云蠕蠕人蓋同族也大毗道武時歸國尚華陰公主以此碑考之業乃大

疑

肥之孫魏書於皇后傳云姓郁久闐而於毗與大肥傳止言姓閭毗於景穆皇后為兄弟其姓不應有異使後嘗更姓史家亦當具載兼大肥之孫亦不當復用舊姓也蓋史之闕漏又碑云祖名大泥鵲起而史作大肥碑又云業茹茹國王步渾之元孫蠕蠕或稱茹茹見於前史為魏書蠕蠕列傳自木骨閭以來敘其世系甚詳無名步渾者亦莫知其為何人也

後周延壽公碑頌

右後周延壽公碑頌云勳州刺史延壽郡開國公万紐于寔考之於史寔太師燕國公子謹子也謹後魏新安公子栗磾子洛拔之後余家有洛拔子烈碑述其世系

烈碑目錄第三
万三十五跋兄弟第
十一

甚詳云遠祖之在幽州世有部落案謝本作世首部落陰山之北有山號万紐于者公之奕葉居其原趾遂以為姓暨高祖孝文皇帝時始賜姓為于氏焉今此碑復稱万紐于者蓋後周時凡孝文賜姓者皆復改從舊云又姓纂及唐書宰相世系表皆云謹洛拔五世孫也以後魏及周書考之洛拔以太安四年卒年四十五謹以正光四年為廣陽王元深長流參軍年三十一洛拔之卒距謹之為參軍蓋六十四年矣洛拔既早世不應後六十四年已有五世孫年三十一也以此知言謹為洛拔五世孫者蓋未可信又周書稱謹祖名安定而唐書表作子安亦莫究其孰失也

後周太學生拓拔府君墓誌

右後周太學生拓拔府君墓誌陳使周宏正撰云君諱吐度真魏昭成皇帝之後也夷虜以三字爲名者甚衆拓拔君爲書生尙仍舊俗何哉蓋自魏孝文帝惡夷虜姓氏盡易之至後周一切復改從舊故當時士人名字亦皆虜語無足怪也

北齊華陽公主碑

右北齊華陽公主碑云公主諱秀豔蓋魏孝文帝之孫廣平王懷之女北齊趙郡王叡之母也按北史叡列傳其前云母華山公主而其後乃作華陽今此碑及北齊書皆止言封華陽蓋北史誤也

北齊天柱山銘

右北齊天柱山銘在今萊州膠水縣初後魏永平中鄭道昭爲郡守名此山爲天柱刻銘其上至北齊天統元年其子述祖繼守此邦復刻銘焉按後魏書道昭之父羲謚文靈而道昭所立義碑乃云謚爲文今此碑又云謚文貞皆莫可考

後周華嶽廟碑

右後周華嶽廟碑万紐于瑾撰趙文淵字德本書按後周書列傳有趙文深字德本蓋唐初史官避高祖諱故改淵爲深爾万紐于瑾者唐瑾也周文帝時賜姓宇文後以于瑾請與同姓更爲万紐于云

後周河瀆碑

右河瀆碑後周天和二年建內史大夫琅邪王褒字子淵造文趙興郡守趙文淵字德本奉勅書余嘗讀楊大年談苑云千字文題勅員外散騎侍郎周興嗣次韻勅字乃梁字傳寫誤爾當時帝王命令尙未稱勅至唐顯慶中始云不經鳳閣鸞臺不得稱勅勅之名始定於此按此碑及唐瑾撰華嶽廟碑皆文淵奉勅書後周距梁時未遠又隋薛道衡撰老子碑唐初虞世南撰孔子廟堂杜如晦碑歐陽詢書昭陵九成宮碑皆作奉勅如此類甚衆略舉一二要知不獨始於顯慶大年之論非也然則唐人所謂不經鳳閣鸞臺不謂之勅者蓋言命令

當由廟堂出非謂勅之名始於此也然文淵奉勅書碑而自著其字何哉

後周同州刺史普六如忠墓誌

右普六如忠墓誌普六如者楊忠隋高祖父也後魏時賜姓以誌考傳其事皆合惟其爲都督涇幽雲顯鹽靈等六州諸軍事而傳以幽爲幽者蓋傳寫誤爾

北齊隴東王感孝頌

右北齊隴東王感孝頌隴東王者胡長仁也武平中爲齊州刺史道經平陰有古冢詢訪耆舊以爲郭巨之墓遂命僚佐刻此頌焉墓在今平陰縣東北官道側小山頂上隧道尙存惟塞其後而空其前與杜預所見邢山

上鄭大夫冢無異冢上有石室制作工巧其內鐫刻人物車馬似是後漢時人所爲余自青社如京師往還過之屢登其上按劉向孝子圖云郭巨河內溫人而酈道元注水經云平陰東北巫山之上石室世謂之孝子堂亦不指言何人之冢不知長仁何所據遂以爲巨墓乎

案頌有孝子堂之語故知卽水經所載也

後周溫州刺史烏丸僧修墓誌

右後周烏丸僧脩墓誌僧脩本姓王氏梁南城侯神念之子太尉僧辨之弟後歸周仕爲溫州刺史卒元和姓纂及唐史宰相世系表皆云神念父罔爲護烏丸校尉因號烏丸王氏今墓誌乃云僧脩歸周賜姓烏丸又諸

書皆云神念謚壯而墓誌作莊唐表云僧脩生景孝而墓誌云名祥字景孝皆當以誌爲正

北齊長樂王尉景碑

右北齊長樂王尉景碑按北齊書景字士真而碑云字副羽蓋傳之誤

北齊馮翊王平等寺碑

右北齊平等寺碑題太宰馮翊王定光像寶殿碑馮翊王者名潤齊神武子也碑云寺魏廣平王懷所立永平中造定光銅像一區高二丈九尺屬魏季像在寺外未果移入其後齊高祖過洛陽始遷像入寺至潤又增修殿宇焉據羊銜之洛陽伽藍記云孝昌三年十二月中

此像面有悲容兩目垂淚三日而止其後尔朱榮北海王尔朱兆入洛陽像皆悲泣如初每經神驗朝野惶懼其事甚異而此碑不載案碑以軀為區省文也以尺為赤古字通用羊銜之舊本誤作楊衍之

北齊臨淮王像碑

右北齊臨淮王像碑臨淮王者婁定遠也北齊書和士開傳定遠與趙郡王叡謀出土開為兗州刺史未行士開納賂定遠得畱復出定遠為青州刺史責叡以不臣之罪而殺之定遠歸士開所遺加以餘珍賂之乃免如史所書定遠可謂小人矣定遠本傳但云封臨淮郡王而不書其為青州者闕也又定遠從弟叡既附見定遠

傳而於外戚傳又重出南北朝諸史猥并類如此可笑也

北齊白長命碑

右北齊白長命碑云公字長命而其名已殘缺長命白建之父也北齊書及北史建傳皆云父名長命者蓋齊魏閒人多以字為名爾

北齊大安樂寺碑

右北齊大安樂寺碑其額題廣業王大安樂寺碑廣業王者尉萇命之子破侯也碑云魏末離亂萇命嘗營護此寺其後破侯與其弟興敬復加營葺故立此碑按北史及北齊書有尉長命傳今碑乃作萇命又史云其卒

諡曰武壯而碑乃作武莊當以碑爲正破侯嘗仕爲中書令尙書左僕射尙書令錄尙書事封廣業王官甚顯而史無傳

案何氏焯云六朝碑中長與萇莊與壯多通用

北齊司空趙起碑

右北齊趙起碑按北齊書列傳云起天統二年除滄州刺史武平中卒於官今以碑考之起自滄州還闕除吏部尙書判外兵省事遷光祿大夫以本官兼尙書左僕射出行懷州事轉膠州刺史封南泉郡王乃卒史皆不書而云卒於滄州誤矣

北齊贈司空趙奉碑

右北齊趙奉碑奉彥深父也碑云諱奉字奉伯而北齊

書及北史但云名奉伯而已碑又云父清河府君剖符東秦著績齊土久於其職遂卽家焉今爲平原貝邱人也而史乃云彥深高祖父難爲清河太守遂家清河清河後改爲平原二事不同皆當以碑爲正惟史以謂彥深本名隱避齊廟諱故以字行而碑直書爲隱何哉

北齊宜陽國太妃傅氏碑

右北齊宜陽國太妃傅氏碑其額題齊故女侍中宜陽國貞穆太妃傅氏碑碑云太妃諱華清河貝邱人也按北史後魏置女侍中視二品然本後宮嬪御之職今以宰相母爲之惟見於此傅氏趙彥深之母有賢操事載於史

北齊赫連子悅清德頌

右北齊赫連子悅清德頌據北史列傳子悅為鄭州刺史郡人請為文碑詔許之碑所載亦同而碑乃在今許昌者按隋書地理志潁川郡舊置潁州東魏改曰鄭州後周改曰許州又傳云子悅天保中為揚州刺史而碑作陽州者按地理志東魏於宜陽置陽州後周改為熊州云

隋興國寺碑陰

右隋興國寺碑陰丁道護書道護所書興國啟法兩寺碑皆在襄陽歐陽公嘗得啟法寺碑列於集古錄中而於太學官楊襄處見興國寺碑以不得入錄為恨今碑

原片即此碑四寶
之一孤本亦存
於上海圖書館

蘇智之誤

陰又有襄州鎮副總管柳止戈以下十八人姓名字畫尤完好歐陽公所未見也蔡君謨題其後云在杭州日坐有客曰小說稱丁真永草永固知名丁何人也余謂道護豈其人耶按法書要錄丁規與知永同時人善隸書世稱丁真永草非道護也

隋齊國太夫人楊氏墓誌

右隋齊國太夫人楊氏墓誌云夫人字季姜僕射高頴母也隋書頴傳云頴以母憂去職開皇二年伐陳詔頴節度諸軍據此頴之丁內艱蓋在開皇初今以墓誌考之楊氏之卒乃在十年傳稱頴既貴其母嘗誠以遠禍後頴竟以危言為煬帝所誅如其言可謂賢母矣嘗恨

不著其姓氏。今乃見於此云。

隋化善寺碑

右隋化善寺碑在徐州碑陰有郎餘令題記云隋尹武撰余元祐間侍親官彭門時爲兒童得此碑今三十餘年矣。

隋願力寺舍利寶塔函銘

右隋願力寺舍利寶塔函銘仁壽三年相州刺史薛胄建唐劉禹錫集載僧靈澈詩有云經來白馬寺僧到赤烏年禹錫稱其工因讀此銘序亦以白馬之寺對赤烏之年乃知前人已以此語蓋隋唐間文體大率以偶儷爲工雖格力卑弱然用事親切時有可喜也。

隋周羅暉墓誌

右隋周羅暉墓誌無書人姓名而歐陽率更在大業中所書姚辨墓誌云長壽碑與此碑字體正同蓋率更書也往時書學博士米芾善書尤精於鑒裁亦以余言爲然羅暉名將隋史有傳今以墓誌考之羅暉在陳自鍾離太守遷秦郡而史不載又史云開皇中自幽州刺史轉涇州母憂去職復起授幽州遼東之役徵爲水軍總管進爲上將軍而墓誌自幽州爲水軍總管進上將軍然後爲涇州其遷拜次第皆不同又史云拜東宮右虞侯率而墓誌爲左監門率史云轉右衛率而墓誌爲右監門武侯率史云自在武侯大將軍進授上將軍而墓

表身三石考
後之刻係長字或
元字之誤於三石考
不可解

誌不載蓋未嘗拜此官也皆當以墓誌爲據

隋禹廟殘碑

右隋禹廟殘碑其文字摩滅十五六而其末隱隱可辨云會稽郡下缺史陵書筆法精妙不減歐虞按張懷瓘書斷云褚遂良嘗師史陵蓋當時名筆也今此碑摩滅而僅存世之藏書者皆未嘗有非余收錄之富則遂不復見於世矣

隋黃門侍郎柳旦墓誌

右隋柳旦墓誌考隋史列傳事跡皆同惟傳云攝判黃門侍郎而墓誌云檢校黃門侍郎小異爾又墓誌載旦六子變則綽楷濬亨而元和姓纂與唐史宰相世系表

皆云旦五子而闕其第五子濬亦當以墓誌爲是也

隋尙書左僕射元壽碑

右隋元壽碑虞世基撰歐陽詢書按隋史壽開皇中爲尙書主爵侍郎而碑云主爵郎碑云從晉王伐陳專兼揚州長史授行軍總管長史平陳遂爲揚州總管府長史遷尙書左丞而史但云自元帥府屬平陳入爲左丞爾又爲太常少卿時兼雍州司馬史亦不載其卒贈尙書左僕射光祿大夫封博平侯而史但云贈右僕射皆其闕誤史云壽在周封儀隴縣侯而碑作儀龍侯今按隋書地理志有儀隴縣屬巴西郡而無儀龍未知孰是

隋西林道場碑

右隋西林道場碑題太常博士歐陽詢撰而不著書人名氏余家藏隋姚辨墓誌元壽碑皆率更在大業中爲博士時所書與此碑字體絕不類知其非率更書也

金石錄卷二十二終

金石錄卷二十三

槐廬叢書

宋東武趙明誠德父編著

吳縣朱記榮校刊

跋尾十三

唐

唐司空竇抗墓誌

後周黃羅刹碑

隋桂州總管侯莫陳穎墓誌

唐孔子廟碑

唐杜如晦碑

唐房彥謙碑

唐房彥謙碑陰

隋衛尉卿竇慶墓誌

唐大理卿郎穎碑

唐丹州刺史張崇碑

唐昭陵刻石文

唐昭陵六馬贊

隋益州長史裴鏡民碑

案何氏焯云隋葉本訛唐裴鏡民皇甫誕皆隋臣死王事者故

貞觀中追立以表之然裴碑世不多見傳寫遂訛為唐字康熙己丑余收得始知之

唐温彦博碑

唐贈高頴禮部尚書詔

唐河間元王碑

唐宏濟寺碑

唐段志元碑

唐獨孤使君碑

唐晉祠銘

唐相州刺史侯莫陳肅碑

唐孔穎達碑

唐太府卿李襲譽墓誌

後周太宗伯唐瑾碑

隋皇甫誕碑

唐司空竇抗墓誌

右唐竇抗墓誌歐陽詢撰并書其所歷官新舊史所書頗多闕略蓋抗在隋自岐州刺史遷冀州又遷定州又

爲遼東道行軍總管改朔州道遂授持節幽易燕檀四州諸軍事幽州總管幽州刺史而史直云自岐州轉幽州總管其歸唐爲宏化道安撫大使遷光祿大夫又爲左武侯大將軍時以本官領同州刺史史皆不載其卒史言謚密而誌作容新史言贈司徒而誌作司空舊史亦爲司空與誌合

後周黃羅刹碑

右後周黃羅刹碑虞世南撰羅刹仕周爲行軍總管其子君漢唐初爲將有功武德中爲父追立此碑按後魏元義本名夜叉其弟刹本名羅刹元樹遺公卿書譏詆以謂夜叉羅刹皆鬼名也今羅刹周人去魏不遠猶以

爲名何哉

隋桂州總管侯莫陳穎墓誌

右隋侯莫陳穎墓誌穎隋書有傳以其事考之多合惟傳言穎謚曰定而誌不載按誌曰公第四子尙書考功郎中乾會而傳作虔會乾虔義理皆通然余嘗得乾會碑乃云名肅字乾會元和姓纂所載亦同疑其以字行爾蓋隋唐間人多如此

唐孔子廟堂碑

右唐孔子廟堂碑虞世南撰武德時建而題云相王旦書額者蓋舊碑無額武后時增之爾至文宗朝案當作宣宗朝見舊唐書焉審爲祭酒請琢去周字而唐史遂以此碑爲武

后時立者誤也。唐宗所書舊額云：大周孔子廟堂之碑。今世藏書家得唐人所收舊本，猶有存者云。

唐杜如晦碑

右唐杜如晦碑，虞世南撰，驗其字畫，蓋歐陽詢書也。如晦，唐偉人，史家立傳，不應草草。今以碑考之，頗多異同。傳言如晦大業中嘗以選補滏陽尉，棄官去，而碑言在隋起家為雍州從事，及煬帝幸江都，代王使君判留守事，蓋如晦未嘗為滏陽尉，而亦未棄官去也。傳言秦王為皇太子，授左庶子，而碑作右庶子。傳言為檢校侍中，攝吏部尚書，而碑作攝侍中。吏部尚書傳云其祖名杲，案謝本作果，今本新唐書表傳亦同，皆誤也。今定從北史作杲。而碑所書乃名徽。傳云

謚曰成，而碑所書乃誠也。蓋此碑乃太宗手詔，世南勒文於石，其官爵祖父名諱，不宜有誤，皆可以正史氏之失矣。案正謝本作證。

唐房彥謙碑

右唐房彥謙碑，彥謙，元齡父也。在隋任司隸刺史，出為涇陽縣令，卒，官不大顯，而隋書立傳二千餘字者，蓋修史時，元齡亦為宰相故也。彥謙自曾祖而下三世皆封壯武侯。隋唐史元齡碑所書皆同，獨此碑作莊武，未知孰是。碑李百藥撰，歐陽詢八分書。在今齊州章邱縣界中，世頗罕傳。

唐房彥謙碑陰

右唐房彥謙碑陰具載彥謙歸葬恩禮儀物之盛太宗
遇元齡可謂厚矣蓋厚其禮所以責其報也太宗可謂
善任人矣

隋衛尉卿竇慶墓誌

右隋竇慶墓誌慶曾祖略祖善父榮定北史及北齊後
周隋書皆有傳諸史皆云慶祖名善而慶之兄抗墓誌
乃云名温唐書宰相世系表以謂善一名温今此誌名
温善皆不可考慶大業中仕爲衛尉卿史云爲羣賊所
殺而墓誌云爲賊盧圓月所殺墓誌貞觀四年刻其小
楷工妙不減歐虞惜其不著名氏也

唐大理卿郎穎碑

右唐郎穎碑李百藥撰歐陽公集古錄云穎父名基字
世業而百藥書穎世次但云父世業又書穎兄茂碑亦
然考其碑文有皇基締構之言則基字當時公私無所
諱避而百藥書穎父字而不名不詳其義是以君子貴
乎博學余按隋及唐初人多以字爲名故雖一時名公
卿其名字混殽略不可考又核穎字楚之其事跡雜見
北史隋書皆書爲楚之而不載其名穎獨唐書郎餘令
傳曰祖穎字楚之至於傳中敘述行事止稱楚之疑其
亦以字行爾

唐丹州刺史張崇碑

右唐丹州刺史碑首尾已殘闕其可見者云公諱崇字

平高按新唐書劉裴傳後載起義功臣字跡有張平高云綏州人從唐公平京城累授左領軍將軍蕭國公貞觀初爲丹州刺史坐事以右光祿大夫還第卒今以碑考之其事皆同惟傳以字爲名爾

唐昭陵刻石文

右唐昭陵刻石文太宗爲文德皇后立歐陽詢書其文具載於太宗實錄今石刻已摩滅故世頗罕傳其略可見者有云無金玉之寶玩用之物木馬寓人有形而已欲使賊盜息心存亡無異又云俯視漢家諸陵猶如蟻垤皆被穿窬今營此陵制度卑狹用功省少望與天地相畢永無後患其言非不丁甯切至者然竟不能免温

韜之禍太宗英武聰明過人甚遠而於此眷眷不忘何哉以此知死生之際能超然無累者賢哲之所難也又云國家府藏皆在目前與在陵內何異其詞尤陋得無爲後世達士所笑乎

唐昭陵六馬贊

又唐昭陵六馬贊初太宗以文德皇后之葬自爲文刻石於昭陵又琢石象平生征伐所乘六馬爲贊刻之皆歐陽詢八分書世或以爲殷仲容書非是至諸降將名氏乃仲容書爾今附於卷末云

隋益州長史裴鏡民碑

右隋裴鏡民碑殷令名書令名與其子仲容皆以能書

擅名一時而令名遺跡存者惟此碑爾筆法精妙不減歐虞惜不多見

唐温彦博碑

右唐温彦博碑歐陽公集古錄跋顏勒禮碑後云按唐書温大雅字彦宏弟彦博字大臨弟大有字彦將兄弟義當一體而名大者字彦名彦者字大不應如此蓋唐世諸賢名字可疑者多封德彝云名倫房元齡云名喬高士廉云名儉顏師古云名籀而皆以字行倫喬儉籀在唐無所諱不知何避而行字余按顏之推家訓云古者名終則諱之字乃可以爲孫氏江南至今不諱字也河北士人全不辨之名亦呼爲字字固爲字尙書王元

景兄弟皆號名人其父名雲字羅漢一皆諱之其餘不足怪也又顏師古匡謬正俗載或問人有稱字而不稱名者何也師古考諸典故以稱名爲是蓋當時風俗相尙如此初無義理也然師古旣立論以稱名爲是而乃以字行殆不可曉也

彙別本此句下有已字

唐贈高頴禮部尙書詔

右唐贈高頴詔書貞觀十一年改葬有詔贈禮部尙書其事當載於史而隋書頴列傳唐書帝紀太宗實錄皆不載

唐河間元王碑

右唐河間元王孝恭碑按新唐書孝恭自宗正卿歷涼

州都督晉州刺史貞觀初爲吏部尚書以卒今以碑考之自宗正遷禮部尚書坐事免尋復舊任俄授梁州都督改晉州刺史與司空無忌等同時冊拜觀州刺史世世承襲復授光祿大夫禮部尚書蓋孝恭凡三爲尚書一免官一拜世襲刺史本傳皆不載而以梁州爲涼者亦誤也又唐初功臣皆云圖形凌烟閣而此碑乃作戢武閣戢武之名不見於他書惟當時石刻數數有之豈凌烟先名戢武而後改之耶

唐宏濟寺碑

右唐宏濟寺碑在今汾州據唐會要此碑李百藥撰唐太宗初卽位下詔於建義以來交兵之處爲義士凶徒

隕身戎陳者各建寺刹分令儒臣爲銘凡七碑余所得者汜水等慈呂州普濟幽州昭仁與此碑凡四而虞世南褚遂良所撰今皆亡矣

唐段志元碑

右唐段志元碑以唐史考之多不合碑云公諱某字志元而其名已殘闕然史初不載其名也碑云鄒平人而史云臨淄人碑云謚忠壯而史云謚忠肅舊史亦作忠壯與碑合又碑云圖形戢武閣按唐史及諸書功臣圖形皆云凌烟閣初余得河間元王碑云圖形戢武意謂凌烟先名戢武後改之耳今得斯碑亦同由是益知前言之不謬二碑皆當時所立不應差誤也

唐獨孤使君碑

又唐獨孤使君碑云君諱某字延壽而其名殘缺不可辨延壽隋子也隋書外戚傳云隋二子延福延壽元和姓纂亦云隋生延壽皆不著其名又姓纂云延壽封新蔡公而碑云封新蔡縣開國男亦當以碑爲正

唐晉祠銘

右唐晉祠銘太宗撰并書晉祠者唐叔虞祠也高祖初起兵禱於叔虞祠至貞觀二十年太宗爲立碑焉

唐相州刺史侯莫陳肅碑

右唐侯莫陳肅碑肅桂州總管穎之子也元和姓纂所載侯莫陳氏云其先後魏別部居庫斛真水周書云代

郡武川人世爲渠帥隨魏南遷爲侯莫陳氏余嘗得穎及穎之孫涉墓誌皆云本劉姓系出漢楚元王交穎墓誌則以爲父崇後周時賜姓涉墓誌則以爲崇王父豐後魏時賜姓二說已不同而肅碑乃云漢中山靖王勝之後勝曾孫劭謀誅王莽不密避難於代因左言而命氏改姓侯莫陳焉自古史傳所書容有異同今穎肅涉三世歲月相接而碑誌所書自相乖戾如此皆莫知其孰是豈其姓氏本出夷虜而唐初以族望相高故妄言出於名胄以欺眩世俗初無所據乎不然殆不可考也已

唐孔穎達碑

金石錄卷十三
右唐孔穎達碑于志甯撰世傳虞世南書據碑云穎達卒於貞觀二十一年時世南之亡久矣然驗其筆法蓋當時善書者規摹世南而爲者也

唐太府卿李襲譽墓誌

右唐李襲譽墓誌唐史列傳載襲譽官闕甚略據墓誌云武德初拜太僕卿出爲潞州總管尋徵拜太府卿而傳言高祖定長安授太府少卿者蓋傳誤傳言襲譽坐私憾杖殺番禾丞劉武嘗廢爲民流泉州卒而墓誌不載疑諱之也

後周太宗伯唐瑾碑

右周唐瑾碑以後周書及北史列傳校之首尾皆抵牾

不合傳云字附璘而碑云字子玉傳云始仕爲尙書員外郎而碑云釋褐員外散騎侍郎傳云初封姑臧縣子而碑云永昌子傳云爲吏部尙書以父憂去職尋起令視事而碑云爲周太祖記室其年丁武公憂起復太子舍人傳云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臨淄伯轉吏部尙書于謹伐江陵以爲元帥府長史而據碑爲吏部尙書皆在爲驃騎開府及元帥長史已前又其改封臨淄伯蓋爲龍驤將軍時而其爲開府乃進爵爲公傳云六官建授禮部中大夫而碑云授宗伯傳云出爲蔡州刺史歷柘州硤州轉荊州總管府長史入爲吏部中大夫歷御正納言中大夫久之除司宗中大夫兼內

史卒於位而碑云先爲拓州刺史乃遷蔡州授司宗御
正納言又轉荊州總管尋遷小宗伯乃薨其遷拜次第
不同如此傳云瑾嘗爲戶部尙書硤州刺史吏部中大
夫今據碑皆未嘗拜而柘州碑作拓碑云瑾嘗爲黃門
侍郎又爲散騎常侍尋領大著作修國史及起居注又
爲侍中傳皆不載其卒也傳云贈小宗伯而碑云贈華
州刺史傳云謚曰方而碑云謚曰懿碑于志甯撰貞觀
中其孫皎所立後周書北史皆唐初修距瑾之卒歲月
未遠而顛倒錯繆如此然其官爵名字子孫不應有誤
皆當以碑爲據也

隋皇甫誕碑

右隋皇甫誕碑余嘗得誕墓誌又得此碑以考北史及
隋書列傳傳云誕字元慮而碑誌皆作元憲傳云隋高
祖受禪爲兵部侍郎數年出爲魯州長史開皇中復爲
比部刑部二曹侍郎遷治書侍御史爲河南道大使及
還奏事稱旨令判大理少卿明年遷尙書右丞以碑銘
參考誕自司徒主簿出授長史俄除益州總管府司法
徵授比部侍郎蓋未嘗拜兵部而其爲河北河南安撫
大使乃任右丞時皆史家之謬惟墓誌稱誕嘗爲司徒
主簿而碑不載傳與墓誌皆云爲魯州長史而碑作廣
州則疑碑之脫漏墓誌乃葬時所述然碑亦貞觀中其
子無逸追建不應差謬而不同何也

金石錄卷二十三終

金石錄卷二十四

槐廬叢書

宋東武趙明誠德父編著

吳縣朱記榮校刊

跋尾十四

唐

唐益州學館廟堂記

唐萬年宮碑陰題名

唐薛收碑

唐崔敦禮碑

唐贈左僕射楊達碑

唐李靖碑

唐辨法師碑

唐蘭陵長公主碑

唐清河公主碑

唐趙宏智碑

唐登封紀號文

唐司元太常伯竇德元碑

唐于志寧碑

唐宏文館學士顧君墓誌

唐碧落碑

唐興昔亡單于阿史那彌射碑

唐阿史那忠碑

唐明徵君碑

唐黎尊師碑

唐李勣碑

唐陽翟侯夫人陸氏墓誌

唐少姨廟碑

唐啟母廟碑

唐房元齡碑

唐高士廉瑩兆記

唐益州學館廟堂記

右唐益州學館廟堂記成都縣令顏有意書撰人題法曹成王文學太子詹事待詔宏文館陵州長史而姓名殘缺不可辨集古錄直以為有意撰非也碑陰載當時

金石錄卷十四
二
官僚姓名後人題云此記賀遂亮撰未知果是否記文序述前世遺蹟考究同異文詞古雅甚可喜也

唐萬年宮碑陰題名

右唐萬年宮碑陰者高宗自爲萬年宮碑詔宰相而下皆題名於其陰予每覽此碑見長孫無忌褚遂良許敬宗李義甫同時列名未嘗不掩卷太息以爲善惡如水火決不可同器惟人主能辨小人而遠之然後君子道長而天下治若兼收並用則小人必得志小人得志則君子必被其禍如無忌遂良是已然知人帝堯所難非所以責高宗也

唐薛收碑

右唐薛收碑文字殘缺其可讀處以唐史校之無甚異同唯收之卒諡曰懿而史不書爾又收之子元超據唐史及此碑皆云名元超而楊炯盈川集載炯所爲元超行狀乃爲名振字元超蓋唐初人多以字爲名爾

唐崔敦禮碑

右唐崔敦禮碑按新唐史列傳云敦禮字安上而宰相世系表則云名安上字敦禮今此碑作書與表合然舊史及碑皆言敦禮本名元禮高祖爲改名焉其孫兢墓誌亦云名敦禮蓋疑其以字行爾故世系表其未載崔氏爲宰相者二十餘人而獨不著敦禮乃其闕漏也

右唐贈左僕射楊達碑。達觀王雄弟也。煬帝時官至納言。卒贈吏部尚書。唐顯慶中以武后外祖父加贈左僕射。官爲之立碑。以隋書列傳考之。時有異同。傳云字士達。而碑云字叔莊。傳云年六十二。而碑云年六十五。皆當以碑爲正。又傳云諡恭。而碑云諡懿。予集錄有李嶠所撰武后母墓碑。亦云諡爲恭。與傳合。未知孰是也。

唐李靖碑

右唐李靖碑。集古錄云。靖之封衛國公也。授濮州刺史。蓋太宗以功臣爲世襲刺史。後雖不行。史宜書而不書者闕也。余按新史。長孫無忌傳。載無忌以下授世襲刺史者凡十四人。姓名具存。蓋其事已見於他傳。則於本

傳似不必重載也。

唐辨法師碑

右唐辨法師碑。薛純陁書。歐陽集古錄云。純陁太宗時人。其書有筆法。意其當時必爲知名士。而今世人罕知者。然亦不傳於世。集古所得純陁書。祇此而已。余按法書要錄云。薛純陁學歐草。微傷肥鈍。亦通之亞也。然則純陁當時眞知名也。余又得純陁八分書。比于碑。歐陽公所未嘗見也。與純陁同時有薛純。曹太宗命書砥柱銘者。其筆法與純陁絕相類。疑卽一人。蓋唐初時人姓名多如此耳。

唐蘭陵長公主碑

右唐蘭陵長公主碑李義甫撰據唐書列傳公主太宗第十二女而碑云第十九女蓋傳誤也

唐清河公主碑

右唐清河公主碑公主太宗女也碑云下嫁程知節之子處亮知節碑及唐史知節列傳元和姓纂所載皆同惟公主列傳作懷亮非是唐史一書而首尾自相乖戾者甚衆非特此也

唐趙宏智碑

右唐趙宏智碑云宏智字處仁而史不載又云自太子舍人爲吏部員外郎遷國子博士檢校吏部郎中尋爲越王府長史兼檢校吏部侍部遂轉黃門侍郎舊史亦

云累遷而新史直云由太子舍人拜黃門侍郎爾又宏智爲國子監祭酒嘗領東宮賓客而新舊史亦皆不載

唐登封紀號文

右唐登封紀號文凡兩碑皆高宗自撰并書其一大字磨厓刻于山頂其一字差小立于山下然世頗罕傳政和初予親至泰山得此二碑入錄焉

唐司元太常伯竇德元碑

右唐竇德元碑以唐史本傳考之其事多合惟德元爲御史大夫攝吏部禮部度支三尚書遂遷大司憲史皆不載又其弟德遠史云封樂安男而碑作樂平當以碑爲正

唐于志甯碑

右唐于志甯碑以考唐史列傳其微時所歷官史多不書今亦不復錄錄其尤著者碑云大業十年爲清河縣長而傳云爲冠氏長碑云自中書侍郎遷兵部侍郎授蒲州刺史不赴後爲衛尉卿判太常卿書以本官兼雍州別駕遷吏部尚書而史皆不載史云自侍中拜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頃之兼太子太師遷太傅顯慶四年以老乞骸骨詔解僕射更拜太子太師仍同三品今以碑考之其初拜僕射也未嘗領中書門下三品至罷僕射乃爲同中書門下參謀朝政皆史家之誤又案百官志唐初宰相有參議朝政參預朝政參知政事

其後有同中書門下三品同平章事永淳中遂以平章事入銜而獨無參謀朝政之名蓋惟見於此爾

唐宏文館學士顧君墓誌

右唐顧君墓誌已殘闕亡其前一段以事考之蓋顧允也允高宗朝爲宏文館學士司文郎中卒名姓附見唐書令狐德棻傳其子琮仕武后爲宰相今此誌但云第六子琮等而無琮豈當時官未顯故不載歟

唐碧落碑

右唐碧落碑大篆書其詞則唐宗室黃公譔所述或云陳遺玉書或云譔自書皆莫可知李肇及李漢竝言李陽冰見此碑徘徊數日不去又言陽冰自恨其不如以

槌擊之今缺處是也此說恐不然陽冰嘗自述其書以謂斯翁之後直至小生於他人書蓋未嘗有所推許唐人以大篆當時罕見故妄有稱說耳其實筆法不及陽冰遠甚也

案李綽尚書故實云絳州碧落碑乃高祖子韓王元嘉四男為先妃所製陳惟玉書遺玉作惟玉與此異

唐興昔亡單于阿史那彌射碑

右唐阿史那彌射碑彌射本西突厥嘗歸朝後伐龜茲為蘇海政所殺舊唐史紀彌射事甚詳多與碑合而新史所書甚略如高宗朝冊為崑陵都護興昔亡單于皆不載碑云單于諱某字彌射而缺其名不書史但言名彌射豈作碑者為緣飾之乎

唐阿史那忠碑

右唐阿史那忠碑唐書列傳云忠尚宗室女定襄縣主始詔姓獨著史今此碑當時所立題云阿史那府君之碑而元和姓纂亦云阿史那氏開元中改為史疑傳誤也唐太宗親撥隋亂即位未幾遂致太平其好賢樂善蓋出天性故一代豪傑皆樂為之用如忠之徒出於降虜亦皆立勳本朝著名後代雖云太宗天資英睿絕人甚遠至於輸忠盡節眾賢之助亦多矣嗚呼盛哉

唐明徵君碑

右唐明徵君碑徵君者梁明山賓也高宗朝其裔孫崇儼以方伎進故立此碑舊唐史言唐宗自製文而書之

非也蓋高宗撰文高正臣書耳

唐黎尊師碑

右唐黎尊師碑題云盧子昇字照鄰撰按唐史盧照鄰字昇之與此碑不合蓋唐初人多以字爲名爾至以子昇爲昇之則疑史之誤

唐李勣碑

右唐李勣碑按唐史太宗屬疾出勣爲疊州都督高宗立召授檢校洛州刺史今以碑考之其除洛州乃在太宗朝高宗卽位授開府儀同三司爾又新舊史皆云勣年八十六而碑云年七十六碑高宗自撰其所書官爵年壽皆可信不疑也

唐陽翟侯夫人陸氏墓誌

右唐陽翟侯夫人陸氏墓誌陽翟侯者褚遂賢也元和姓纂及唐書宰相世系表載遂賢一子兼藝爲永州司功今此誌云二子兼善兼愛而無兼藝兼善兼愛二子姓纂唐史漏落容有之惟兼藝墓誌不書者何也豈非唐表誤乎

唐少姨廟碑

右唐少姨廟碑楊炯撰云少姨廟者則漢書地理志崇高少室之廟也其神爲婦人像者則故老相傳云啟母塗山氏之妹也余按淮南子云塗山氏化爲石而生啟其事不經固已難信今又以少姨爲塗山氏之妹廟而

金石錄卷十四
祀之其爲淺陋尤甚蓋俚俗所立淫祀也。炯旣載之於碑又遂以爲漢書所謂少室之廟者何其陋哉。

唐啟母廟碑

右唐啟母廟碑崔融撰按淮南子云禹治鴻水通轅轅山化爲熊塗山氏見之慚而去至嵩高山下化爲石方生啟禹曰歸我子石破北方而啟生其說可謂怪矣然漢武帝幸緱氏之中嶽見夏氏啟母石列於詔書則固已信之矣其後郭璞注山海經顏師古注漢書皆具載其語而融又文其事於碑流俗安得不惑乎自古荒誕之士喜爲奇詞怪說以欺世眩俗學士大夫能卓然不惑者蓋鮮如啟母化爲石伊尹之母化爲桑事尤不經

難信然由古迄今未有非之者也嗚呼此君子所以惡攻乎異端也歟

唐房元齡碑

右唐房元齡碑文字摩滅斷續不可考究惟其名字僅存其後題修國史河南公而名姓殘闕者褚遂良也按舊唐史云元齡名喬字元齡而新史乃云名元齡字喬今碑所書與新史合惟宰相世系表又云元齡字喬松者不知何所據也

唐高士廉瑩兆記

右唐高士廉瑩兆記唐史及元和姓纂皆云士廉父名颺而北史作勸今此碑與北史合蓋唐史及姓纂轉寫

誤耳碑許敬宗撰趙模書模字畫甚工蓋貞觀中太宗命臨蘭亭序者案何氏焯云此碑今所存僅百餘字趙益摩滅矣書法兼歐虞之長與蘭陵公主碑為近

金石錄卷二十四終

金石錄卷二十五

槐廬叢書

宋東武趙明誠德父編著

吳縣朱記榮校刊

跋尾十五

唐 僞周

唐褚亮碑

唐洛州刺史賈公清德頌

唐歐陽詢妻徐夫人墓誌

唐襄州刺史封公碑

唐襄州孔子廟堂碑

唐奉禮郎岑子輿墓誌

唐醴泉縣令張仁蘊德政碑案目錄題作周

周武后昇中述志碑

周武后封中嶽碑

周昇仙太子碑

周大雲寺碑

周武士護碑

周孔昌寓碑

周崔敬嗣墓誌

唐祝府君碑

唐秦州都督唐宗碑

唐工部尚書姚璿碑

後周宇文舉碑

唐魏叔瑜妻王夫人墓誌

唐兵部侍郎崔兢墓誌

唐中興聖教序

唐聖教序碑側

唐徐有功碑

唐國子祭酒武承規墓誌

唐陝州刺史劉延景碑

唐修封禪壇記

唐褚亮碑

右唐褚亮碑唐書云亮杭州錢唐人而碑云晉南遷家子丹楊按元和姓纂自有錢唐褚氏與亮族系不同唐

金石錄卷十五
二
史蓋失之

唐洛州刺史賈公清德頌

右唐洛州刺史賈公清德頌。按唐史循吏傳賈敦頤敦實相繼爲洛州刺史有惠愛郡人皆爲刻石號棠棣碑。今敦實之碑亡矣。此碑載初除洛州制書。又云三川之境是稱都會六條之寄。允屬時英蒲州刺史賈敦頤體業強正識用優拔蓋其名乃敦頤也。又武后實錄敦實傳中亦作敦頤。以知此唐史傳寫之誤。又按法書要錄此碑王知敬書。以知敬所書他石刻較之字畫不類。未知果知敬書否也。

唐歐陽詢妻徐夫人墓誌

右唐歐陽詢妻徐夫人墓誌云。徐始以夫恩封渤海縣君。尋加渤海郡夫人。最後以子恩封渤海太縣君。按本朝之制。婦人旣封郡君。或郡夫人。再以子貴加恩。則直封爲郡太君。郡太夫人。不復爲縣太君矣。今徐旣以夫貴封夫人。後以子恩纔封爲太縣君。蓋一時之制如此。又不曰縣太君。而曰太縣君。與今名號亦異也。唐世婦人封邑次敘。史家不載。偶見於此志耳。

唐襄州刺史封公碑

右唐襄州刺史封公碑。宋之慈書。字畫頗佳。之慈之問弟也。兄弟皆小人之慈。奴事武三思。三思五狗之慈。乃其一。以此知書特小技。苟非其人。亦何足貴哉。

唐襄州孔子廟堂碑

右唐襄州孔子廟堂碑于敬之撰其前題魯大司寇贈太師宣尼父孔諱廟堂碑銘春秋之法或書字或書名皆所以寓褒貶之意今敬之爲孔子廟碑而斥書其名何哉

唐奉禮郎岑子輿墓誌

右唐岑子輿墓誌云君諱子輿字安道南陽棘陽人也曾祖之象祖文本父曼倩按元和姓纂及新唐書宰相世系表載曼倩四子獻羲仲翔仲休而無子輿今墓誌云次第獻前太子典膳郎次弟羲前成均監主簿而無仲翔仲休墓誌既云獻羲等則不載仲翔仲休容有之

惟子輿乃曼倩長子姓纂與世系表當書而闕者何也

唐醴泉令張仁蘊德政碑

案目錄唐作周當是原碑作周重刻改正

右唐醴泉令張仁蘊德政碑長壽三年立醴泉尉顏真卿書按魯公雖嘗爲此官然在開元閒而魯公以貞元元年爲李希烈所害年七十六上距長壽三年實九十餘歲是時猶未生也又筆法與魯公他書不類以此疑有姓名同者然碑武后時立而不用當時所製字或云碑雖建於長壽中至魯公爲尉重書而刻之未可知也

據新史紀傳魯公以貞元元年被害年七十六而舊史德宗實錄皆云歿於興元元年年七十七疑新史誤案魯公以貞元元年卒有移蔡帖可證實年七十七新舊史皆誤也此碑書於尉醴泉時猶未得筆法於張長史故與他書不類

周武后昇中述志碑

右周武后昇中述志碑武后自撰睿宗書碑極壯偉立於嵩山之巔其陰鍾紹京書字畫皆工妙政和中河南尹上言請碎其碑詔從之

周武后封中嶽碑

右周武后封中嶽碑已殘闕書撰人名氏皆不可考然驗其筆蹟蓋薛稷書也

周昇仙太子碑

右周昇仙太子碑武后撰并書昇仙太子者王子晉也是時張易之昌宗兄弟方有寵詔諛者以昌宗爲子晉後身故武后爲葺其祠親銘而書於其碑君臣宣淫無

恥類如此可發萬古之一笑也

周大雲寺碑

右周大雲寺碑賈膺福撰并八分書其筆法精妙可喜按舊唐史云武后鑄九鼎圖寫山川物象命工書人賈膺福薛昌容李元振鍾紹京等分題之紹京之書世固多有膺福筆蹟雖僅存然世亦未有稱之者如昌容等書遂不復見以此知士所以自著於不朽者果在德而不在藝也

周武士護碑

右周武士護碑武后時追尊士護爲無上孝明皇帝命李嶠爲碑文相王旦書石焉戎幕閒談載李德裕言昔

爲太原從事見公牘中有文水縣牒稱武士護墓碑元和年忽失龜頭所在碑上有武字凡十一處皆鐫去之碑高大非人力所及未幾武元衡遇害今此碑武字最多皆刻畫完好無譌闕者以此知小說所載事多荒誕不可信類如此

周孔昌寓碑

右周孔昌寓碑載其世系甚詳云宣尼父三十六世孫也十四世祖潛吳侍中生晉豫章太守竺竺生大尙書沖沖生大司農侃侃生祕書監滔滔生江夏太守俟俟生宋尙書左丞幼幼生尙書左丞遙之遙之生中書侍郎華華生齊散騎常侍珮珮生梁侍中休源休源生陳

黃門侍郎宗範宗範生陳散騎常侍伯魚伯魚生隋祕書正字德紹德紹生昌寓唐以前士人以族姓爲重故雖更千百年歷數十世皆可考究自唐末五代之亂在朝者皆武夫悍卒于是譜牒散失士大夫茫然不知其族系之所自出豈不可惜也哉故余詳錄于此使後學論姓氏者有考焉按此碑及梁史皆云休源沖八世孫而元和姓纂獨以爲七代孫誤也

周崔敬嗣墓誌

右周崔敬嗣墓誌云祖咸考表而元和姓纂以咸爲誠表爲儀表又新唐書崔光遠傳中宗在房州官吏多不爲禮光遠祖敬嗣爲刺史獨盡誠推奉帝德之及反正

有與敬嗣同姓名者每擬官帝輒超拜後召見悟非是訪敬嗣已死卽授其子汪五品官汪生光遠今以墓誌考之敬嗣武后時實爲房州刺史然墓誌載敬嗣長子悅次子協而無名汪者而姓纂亦云悅生光遠然則以悅爲汪蓋史誤也敬嗣卒於證聖元年中宗反正其歿已久屢遷他人官而不悟可謂昏矣

唐祝府君碑

右唐祝府君碑府君諱緄欽明父也碑欽明自撰今南京有漢祝睦兩碑其一言君兆自重黎祝融苗胄其一言其先高辛余按諸書重黎祝融皆帝高陽之後帝堯高辛之子也睦碑旣云出于重黎祝融又云出于高辛

自相抵牾莫可究考而此碑引世本氏姓篇云祝氏軒轅之後也史記周本紀武王克殷封黃帝之後于祝帝堯之後于薊樂記云封黃帝之後于薊帝堯之後于祝蓋以黃堯本下闕字同出有熊由此史傳相交祝薊互舉參考世本馬遷近之然司馬遷史記於族系多采世本不知世本果可盡信否蓋君子於學有所不知闕焉可也

唐秦州都督唐宗碑

右唐唐宗碑云君諱宗字徵仁而唐書宰相世系表云名世宗碑又云祖諱子政而世系表作二政皆當以碑爲正宗宰相休璟祖也仕隋爲朔方郡丞行郡守事大

金石錄卷十五
業末爲賊梁師都所殺神龍中贈秦州都督

唐工部尙書姚璿碑

右唐姚璿碑按新唐書璿列傳云爲夏官侍郎坐族弟敬節叛貶桂州長史而碑云官兵部侍郎以敬節犯法改授司府少卿檢校定州刺史尋卽眞轉都督廣循等二十三州諸軍事廣州刺史後替還仍以前累重貶桂州又璿爲宰相時嘗爲西京留守而史不載璿以妖妄諂諛事武后其事蹟皆不足取而于官職闕漏不可不記者所以正史官之失也璿徵時所歷官列傳尤簡略今皆不復載云

後周宇文舉碑

右後周宇文舉碑盧思道撰神龍中其曾孫敞追建以後周書考之官閥事迹多同惟碑云公諱舉字神舉而史但言名神舉而已又史云其曾祖名求男而碑止言名求史云祖名顯和而碑止言名和亦皆不同其卒也史云宣帝以宿憾殺之而碑稱遘疾薨疑作碑者爲詳其事當以史爲正

條文舉祖名碑避中宗御名去顯字

唐魏叔瑜妻王夫人墓誌

右唐王夫人墓誌夫人魏叔瑜妻華之母也誌無書撰人姓名驗其筆法蓋華自書華以草隸擅名一時然石刻見於今者絕少此誌世尤罕傳云

唐兵部侍郎崔兢墓誌

右唐崔兢墓誌云公諱兢字明慎祖敦禮父守業按舊唐書敦禮列傳云孫貞慎神龍初爲兵部侍郎元和姓纂新史宰相世系表所書亦同今以墓誌考之其家世及名位皆合惟不著其名而以明爲貞者皆唐史及姓纂之闕誤也

唐中興聖教序

右唐中興聖教序中宗爲三藏法師義淨所作唐奉一書刻石在濟南長清縣界四禪寺寺在深山中義淨眞身塔尙存余屢往遊焉得此文入錄案御史臺記奉一齊州人善書翰武后時爲御史後坐誅翦皇族廢

唐聖教序碑側

右聖教序碑側云則天嘗得玉冊上有銘十二字朝野不能識義淨能讀其文曰天冊神皇萬歲忠輔聖母長安證聖元年五月上之詔書褒答按宋莒公紀年通譜武后以證聖元年九月受天冊金輪聖神之號故大赦改云先是司籙局人於水際得石函有玉冊云神皇萬歲忠輔聖母長安故改元協瑞其文與義淨所載小異云余嘗謂義淨方外之人而區區爲武后稱述符命可笑也然陶宏景號稱一代高士在梁武時屢屢上圖讖豈獨義淨也哉

唐徐有功碑

右唐徐有功碑徐彥伯撰以新舊唐史考之其本末皆

同惟舊史云長安二年卒年六十二碑云三年卒年六十八新史亦云年六十八與碑合

唐國子祭酒武承規墓誌

右唐武承規墓誌蘇頌撰顏魯公家廟碑載魯公之父名惟貞字叔堅嘗爲太子文學今此誌題太子文學顏叔堅書豈非以字行乎家廟碑又稱叔堅受筆法於舅殷仲容氏特以草隸擅名云

唐陝州刺史劉延景碑

右唐劉延景碑延景女爲睿宗妃生讓帝者碑云夫人房氏以景雲元年贈沛國夫人二年歲次丁亥附窆於延景之墓按睿宗以景雲元年六月卽位改元歲次庚

戌明年歲在辛亥而碑作丁亥誤也碑載延景四子溫玉承顏瓊琪而元和姓纂以瓊爲瑗蓋姓纂之誤

唐修封禪壇記

右唐修封禪壇記賈膺福書初余得膺福八分書大雲寺記愛其筆法後又得此記字爲小楷尤工妙可喜云

金石錄卷二十五終

金石錄卷二十六

槐廬叢書

宋東武趙明誠德父編著

吳縣朱記榮校刊

跋尾十六

唐

唐并州長史崔敬嗣碑

唐贈右僕射王洎碑

唐雋州都督姚懿碑

唐盧懷慎碑

唐琅邪王沖墓誌

唐元元觀尹尊師碑

唐河侯新祠頌

唐郭知運碑

唐大雲寺禪院碑

唐六公詠

唐涼國長公主碑

唐衛尉正卿泉君碑

唐左驍衛大將軍趙元禮碑

唐王方翼碑

唐龍角山紀聖銘

唐冠軍大將軍臧懷亮碑

唐蕭瓘碑

唐楊戩碑

唐汝陽王長女墓誌

唐南嶽眞君碑

唐立梁宣帝明帝二陵碑

唐孝義寺碑陰記

唐景陽井銘

唐代國長公主碑

唐趙冬曦祭仲山甫文

唐解琬碑

唐贈兗州都督裴守眞碑

唐屯留令邢義碑

唐并州長史崔敬嗣碑

右唐崔敬嗣碑。按唐史崔光遠傳中宗在房州光遠之祖敬嗣爲刺史盡誠推奉帝德之及反正有與敬嗣同姓名者每擬官輒超拜後召見悟非是訪真敬嗣已死乃用其子余集錄有光遠祖墓誌其卒在武后朝此碑敬嗣蓋中宗時誤遷官者也而碑乃云景龍元年有制追不時至中宗對宰相稱其姓名三令使者趣之及謁見卽日拜羽林將軍二說不同豈中宗既召見乃悟其非是歟

唐贈右僕射王洎碑

右唐王洎碑洎王仁皎父也元和姓纂唐書宰相世系表皆云名文洎而碑云名洎字文洎疑碑是案末三字從葉本謝

本作云

唐儋州都督姚懿碑

右唐姚懿碑懿崇父也據碑及唐書宰相世系表皆云公諱懿字善意而崇子奕碑與元和姓纂乃云名善意豈非以字行乎懿隋末唐初人仕至儋州都督開元間崇爲宰相立此碑

唐盧懷慎碑

右唐盧懷慎碑蘇頲撰其敘懷慎官閥甚略云公諱懷慎字懷慎而史不載其字又云上因時鄠杜北望京國案別本時作歸然有公之別廬抵其宅室甚陋據此所游國作闕書乃明皇嘗親幸其第而史云馳使問之非也史云懷

慎屬疾宋璟盧從愿候之臨別執二人手曰上求治切然享國久稍倦於勤將有憺人乘閒而進矣蓋謂楊李也果如此懷慎可謂先見然獨新史有之舊史不載按懷慎以開元四年卒是時明皇新即位登用賢俊銳於爲治之時也乃云享國久倦於勤何哉疑初無此事蓋唐史喜取小說所載故事多謬誤以此知是非去取秉史筆者豈可不慎

唐琅邪王沖墓誌

右唐琅邪王沖墓誌沖越王貞子也中宗遷房陵貞與沖謀反正舉兵未幾父子皆敗開元六年始詔陪葬昭陵武后革命毒流海內而唐之宗室被禍尤甚沖父子

特畏誅翦故舉兵爾非有他謀也倉卒無援卒就夷滅哀哉

唐元元觀尹尊師碑

右唐尹尊師碑郭謙光八分書謙光八分初不見稱於唐人獨歐陽公盛稱之以謂不減韓蔡史李四家余因訪求久之得崔敬嗣及此碑著錄焉

唐河侯新祠頌

右唐河侯新祠頌秦宗撰云河伯姓馮名夷字公子潼鄉華陰人也按章懷太子張衡傳法引聖賢冢墓記亦云馮夷者宏農華陰潼鄉隄首里人服八石得水仙爲河伯又云龍魚河圖云河伯姓呂名公子夫人姓馮名

或以元元觀
刻碑跋尾

夷三說雖異然其爲無所稽據則同也嗚呼自古荒誕之說惑人雖聰明之士猶或不免況庸人乎

唐郭知運碑

右唐郭知運碑蘇頌撰知運有兩碑其一張說文唐書知運傳載其子二人曰英傑英父而蘇張二公所爲碑書其子四人曰英傑英奇英協英彥而無英父歐陽公疑焉以謂英奇等三子在唐不顯史家闕漏尙或有之英父嘗爲西川節度使其事甚著史官不應差其世家而蘇張二公作銘在知運卒後不遠亦不應缺其子孫莫可究其孰失余按代宗實錄云英父知運季子而元載所爲英父墓碑亦云隴右節度使知運公之皇考也

然則英父爲知運子無疑又按英父碑云公以天寶二載筮仕知運以開元九年卒明年立碑其碑所載諸子皆已有名位英父時方孩幼且未從仕故碑不載爾余又嘗得徐浩所爲英傑碑有云移孝于忠二葉四將齊名當代同氣十人然則知運諸子碑傳闕漏者尙多不獨此三人而已

德宗實錄又有郭英幹云英父弟也

唐大雲寺禪院碑

右唐大雲寺禪院碑李邕撰并書初武后時有僧上大雲經陳述符命遂令天下立大雲寺至開元二十六年詔改爲開元寺此碑十一年建故猶稱大雲也

唐六公詠

右唐六公詠李邕撰胡履虛書初余讀杜甫八哀詩云
朗詠六公篇憂來豁蒙蔽恨不見其書晚得石本入錄
其文詞高古真一代佳作也六公者五王爲一章狄丞
相別爲一章

唐涼國長公主碑

右唐涼國長公主碑蘇頲撰明皇書公主睿宗女也新
唐書列傳云字華莊而碑云諱羨字花妝傳云下嫁薛
伯陽而碑云嫁温彥博曾孫曦按新史睿宗第三女荆
山公主已嫁薛伯陽當以碑爲正

唐衛尉正卿泉君碑

右唐泉君碑泉君者高麗蓋蘇文之孫泉男生之子也

泉男之志如改爲
正書近古以爲

又有泉男之志
曰正書

高宗時與男生同歸朝仕爲衛尉卿按唐書及元和姓
纂皆云名獻誠今此碑乃云諱實字行於代而闕其字
不書又姓纂云獻誠生元隱而碑但云名隱而已獻誠
出於夷虜事跡無足考究錄之以見史傳所載名字異
同耳

唐右驍衛大將軍趙元禮碑

右唐趙元禮碑潘肅撰元禮趙麗如之父本山東倡也
明皇在潞麗如以倡得幸後生太子瑛開元初元禮父
子皆超遷至顯官其卒贈越州都督諡曰忠詔爲立碑
稱述甚盛夫爵祿天下公器所以待有德與功者雖人
主不得而私焉明皇昵于內寵擢用匪人至爲賜諡立

金石錄卷十六
碑尊寵如此使天下之士亦何所勸乎論者徒知明皇自天寶以後綱紀廢弛卒致播遷之禍不知其衽席無別履霜不戒所從來久矣

唐王方翼碑

右唐王方翼碑張說撰其事與唐書列傳皆合以校余家所藏燕公集本不同者二十餘字皆當以碑爲是也

唐龍角山紀聖銘

右唐龍角山紀聖銘明皇撰按高祖實錄武德三年四月辛巳晉周人吉善行於羊角山見白衣老父乘白馬朱鬣謂善行曰爲吾語唐天子爲吾老君汝祖也今年平賊後汝當爲帝天下太平必得百年享國子孫且千

歲太宗遣使者杜昂致祭須臾神復見謂昂曰歸語天子我不食何煩祭爲高祖異之立廟於其地授善行朝散大夫據碑稱是時太宗爲秦王討宋金剛所謂賊平汝當爲帝者指太宗也其事可謂怪矣然碑與實錄所載語頗不同文多不能備錄惟碑稱善行以武德三年二月初奉神教至四月老子又見曰石龜出吾言實旣而太宗遣昂善行乘驛表上比至長安適會郇州獻瑞石石如龜文曰天下安千萬日而實錄亦云郇州獻瑞石有文曰天下千萬其語小異又碑稱善行絳州人而實錄云晉州爾老子其生以清淨無爲爲宗豈身沒數千歲而區區爲人稱述符命哉蓋唐太宗初起託以自神

此陳勝所謂卜之鬼者也。史臣既載之於實錄，明皇又文之於碑。遂以後來為真，可欺罔，豈不可笑也哉。

唐冠軍大將軍臧懷亮碑

右唐臧懷亮碑，李邕撰，并書。臧氏世墓在耀州三原有數碑，余盡得之。元和姓纂云：懷亮生希讓，為渭北節度使。此碑具載懷亮諸子，無名希讓者，以余家所有。顏魯公書懷恪碑考之，希讓蓋懷恪子云。

唐蕭瓘碑

右唐蕭瓘碑，張說撰。云瓘為內直監，以外艱去職，當免喪不就，祥縞不撤，几筵者久之。夫禮為可傳也，為可繼也。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曰：何弗

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子路聞之，遂除之。瓘父喪當除其母，無恙而過時不釋服，不撤几筵，豈禮也哉。

唐楊厯碑

右唐楊厯碑，題云義男光祿大夫前中書令上柱國越國公太子右諭德潁川鍾紹京撰銘，并書。厯中官楊思勗父也。紹京出於胥吏，無他才能，特以夤緣附會，致位宰相，固無足道者。然屈於闖豎，至以父事之，而又著之金石，略無愧恥，亦甚矣。書之可以為後來之戒，而新舊史皆闕焉。故余詳錄之於此，有以見小人苟可以得利，無不為也。

唐汝陽王長女墓誌

右唐汝陽王長女墓誌甯王撰唐史及諸書汝陽王名皆為璉而此誌獨作瀄誌甯王自作不應差誤按甯王諸子與元宗子名皆從玉疑汝陽先名瀄後改為璉唐史不載爾元宗諸子名初皆從水後改從玉也

唐南嶽真君碑

右唐南嶽真君碑有別駕賞紫金魚袋光大旼歐陽公云賞紫蓋今借紫之比余按唐制自有借紫借緋而又有賞紫賞緋蓋以軍功被賞者耳案緋字別本俱作綠誤今從葉本改正

唐立梁宣帝明帝二陵碑

右梁宣帝明帝二陵碑開元二十一年其裔孫嵩追建

改口記符檢

其前題銀青光祿大夫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而姓名已殘缺按唐紀開元二十一年韓休實為此官然則此碑乃休之文也碑後題金紫光祿大夫行光祿卿駙馬都尉而姓名亦殘缺蓋嵩之子衡也

唐孝義寺碑陰記

右唐孝義寺碑陰記初陳徐陵為孝義寺碑至開元二十三年徐嶠之為湖州刺史再書而刻之因記其事於碑陰嶠之自云陵十世孫按陳書陵以後主至德元年卒距開元二十三年才百五十餘年不應已有十世孫又據嶠之父高行先碑云曾祖儼梁岳陽王參軍則是儼與陵同時而在其前不應為陵五世孫以此碑陰

所書可疑然其書法精妙非嶠之不能爲特恐書碑時誤耳

唐景陽井銘

右唐景陽井銘文字摩滅後有記開元中江甯縣丞王震撰震所撰記其前以爲序稱余莫知誰也其末乃云蓋隋煬帝之所製耳然則未知果煬帝之所製乎歐陽文忠公曰煬帝躬自滅陳目見叔寶事又嘗自銘以爲戒如此及身爲淫亂則又過之豈所謂下愚不移者或余以爲煬帝躬賊其父而奪之位其凶忍狂悖人神之所憤疾死蓋晚矣至於長惡不悛以亡其國乃所當然又何足議焉

或必其字之誤

注以考其心折

唐代國長公主碑

右唐代國長公主碑云公主睿宗第四女也新唐史以爲第五女蓋史誤碑乃公主壻鄭萬鈞撰

唐趙冬曦祭仲山甫文

右唐趙冬曦祭仲山甫文開元二十三年冬曦爲漢州刺史因明皇耕藉田致祭刊此文焉按樂史寰宇記仲山甫墓在雷澤縣西北一里墓前有祠堂石室而酈道元注水經成陽堯陵北二里有仲山甫墓考地驗狀咸爲疏僻蓋聞疑書疑爾予嘗得其石室畫像上有八分書題云君爲從事時以字畫及衣冠人物驗之及東漢時所爲決非山甫墓漢末仲氏爲成陽大族堯母碑陰

題名數十人皆仲氏而廷尉定以下三碑尙存廷尉碑云聖漢龍興家於成陽孟府君堯廟碑云惟仲氏祖統所出本繼於成周之胄苗天生仲山甫翼佐中興宣平功遂受封于樊周道衰微失爵亡邦後嗣乖散各相土擇居帝堯萌兆生長葬陵在于成陽聖化常存慕巍巍之盛案魏謝本樂風俗之美遂安處基業屬都鄉高相里因氏仲焉蓋後人因仲氏葬于此遂誤指爲仲山甫墓其實非也

唐解琬碑

右唐解琬碑琬武后中睿朝爲將有功新舊史皆有傳所書事跡終始與碑多合惟碑與舊史皆云琬以開元

六年卒而新史以爲卒于五年者誤也

唐贈兗州都督裴守眞碑

右唐裴守眞碑云守眞曾祖景周富平令祖正長平郡贊持考脊鬱令新唐史宰相世系表云景生正隋散騎常侍正生育字歸厚爲鬱令而元和姓纂乃云正生歸厚歸厚生育者誤矣惟守眞及其子耀卿碑皆云正爲長平郡贊治案何本作贊治而世系表言爲散騎常侍又云脊字歸厚不知何所據也

唐屯留令邢義碑案前目錄無此碑

右唐邢義碑義邢和璞父也元和姓纂云和璞父名思孝爲豐州都督而碑乃云公諱義字思義仕爲屯留令

持治互異皆後

又姓纂云後魏光祿卿邢虬虬生臧臧生元功元功生
思孝思孝生和璞而碑乃云元功之祖名子良皆當以
碑爲據

金石錄卷二十六終

金石錄卷二十七

槐廬叢書

宋東武趙明誠德父編著

吳縣朱記榮校刊

跋尾十七

唐

唐八馬坊碑

唐忠武將軍王暕墓誌

唐淄州開元寺碑

唐吏部尙書楊仲昌碑

唐唐儉碑

唐龍門西龕石像銘

唐金仙長公主碑

唐雲麾將軍李秀碑

唐嵩陽觀紀聖德碑

唐駙馬都尉豆盧建碑

唐陳隱王祠堂記

唐崔潭龜詩

唐貞一先生廟碑

唐陳留尉劉飛造像記

唐棣王炎墓誌

唐金城寺放生池碑

唐多寶塔感應碑

唐滎陽王妣朱氏墓誌

唐武部尙書楊珣碑

唐宇文灝山陰述

唐永陽郡太守姚奕碑

唐雲門山投龍詩

唐忘歸臺銘

唐渭南令路公遺愛表

唐呂諲祠廟碑

唐呂公表

唐玉真公主墓誌

唐京兆尹鮮于仲通碑

唐慧義寺彌勒像碑

唐八馬坊碑

右唐八馬坊碑，郗昂撰。開元之治盛矣，監牧之制其詳如此。錄之可以見當時之制焉。

唐忠武將軍王暕墓誌

右唐王暕墓誌云：父遂古，皇駙馬都尉、潁州刺史、尚高安公主、高宗皇帝之女也。按唐書：高宗第二女高安公主，下嫁潁州刺史王勗。天授中，勗為武后所誅。今此誌乃云名遂古，唐初人多以字為名，故名字混殽，難考。遂古豈非以字行乎？

唐淄州開元寺碑

右唐淄州開元寺碑，李邕撰。并書碑，初建于本寺。後人

移寘郡廨敗屋下。余為是州，遷於便坐，用木為欄，楯以護之云。

唐吏部尚書楊仲昌碑

右唐楊仲昌碑，席豫撰。鄔繇篆。仲昌有兩碑，其一韓擇木八分書，刻於此碑之陰。文皆同。仲昌，元炎子也。唐書元炎別傳，與崔沔所撰元炎碑，皆云漢太尉震十八代孫。此碑乃以仲昌為二十代。唐世士人譜牒，猶班班可考。今元炎、仲昌父子碑刻，不應差其世次。不同如此，莫可曉也。案元炎，貴妃楊氏之父，宰相國忠之諸父也。則仲昌乃貴妃之姪，世系表元炎一子，名銛，仲昌殆以字行者與。

唐唐儉碑

右唐唐儉碑云儉字茂約而唐書列傳云字茂系又云男尚識尚豫章公主而唐書於儉傳云名善識於公主傳云名茂識皆其差謬此碑開元中儉曾孫追立距儉之沒雖已遠然至於名字皆不應有誤可以爲據也

唐龍門西龕石像銘

右唐龍門西龕石像銘禮部員外郎張九齡撰今世所有曲江集無此文惜其殘缺不完也

唐金仙長公主碑

右唐金仙長公主碑徐嶠之撰明皇御書據唐書本傳云太極元年與玉真公主皆爲道士而碑云丙午歲度爲道士蓋神龍二年也此於史學不足道然唐史書事

差謬多如此

唐雲麾將軍李秀碑

右唐李秀碑李邕撰并書碑在幽州按明皇以天寶三年改年爲載今此碑元年正月立而稱元載何哉

唐嵩陽觀紀聖德頌

右唐嵩陽觀紀聖德頌天寶中明皇命方士鍊丹於此觀李林甫獻頌稱述功德焉天寶之政荒淫敗度而明皇區區方鍊丹以斬長生豈不可笑乎

唐駙馬都尉豆盧建碑

右唐豆盧建碑云建其先慕容氏前燕枝族也九世祖萇在魏賜姓豆盧氏封北地王按元和姓纂云慕容運

孫北地王精之後、魏道武賜姓豆盧氏、精生醜、醜曾孫
萇生甯、而北史甯傳云甯高祖勝以皇始初歸魏、授長
樂郡守、賜姓焉、唐距北朝未遠、氏族書完備、士大夫
人能知其得姓之自、今碑與北史姓纂所載、不同如此
皆莫可考、

唐陳隱王祠堂記

右唐陳隱王祠堂記、張謂撰、按明皇以尹喜舊宅得靈
符、遂改元天寶、此記云靈符見之二載者、天寶二年也
其末又云龍會甲申、海寇吳令先入臣之歲者、據紀年
通譜天寶三載歲次甲申、蓋天寶二年、蘄縣令修完祠
堂、至明年謂始爲記文、爾又按唐書帝紀、天寶二年十

先疑光之後

二月、海賊吳令光寇永嘉郡、明年河南尹裴敦復、晉陵
太守劉同昇、南海太守劉巨鱗討之、閏月、令光伏誅、今
此記乃云令光入臣、而明皇實錄亦止言敦復等討、令
光平之、不言其伏誅、不知唐史何所據也、豈令光旣降
而殺之歟、不然、唐史誤矣、

唐崔潭龜詩

右唐崔潭龜詩、蔡有鄰小字八分書、歐陽公稱之、以謂
與三代彝鼎銘無異、而元祐間守京兆者、取其石爲柱
礎、世遂不復傳、可惜也、

唐貞一先生廟碑

右唐貞一先生廟、碣貞一先生者、司馬承禎也、按新舊

唐史及諸書皆云承禎字子微今此碑乃云尊師諱子
徽字承禎初莫能曉後因見崔尙所撰天台桐柏觀碑
乃言師名承禎一名子徽云

唐陳留尉劉飛造像記

右唐陳留尉劉飛造像記史惟則小字八分書按封演
聞見記云元宗嘗幸驪山登朝元閣命羣臣賦詩正字
劉飛詩最清拔特蒙激賞爲右相李林甫怒飛不先呈
己出爲一尉而卒士子冤之今此記有云頃校文金殿
賡歌柏梁叨沐錦衣之賜遂有長沙之役又云聖恩廣
被移官大梁如此則演所記爲不誣矣林甫妬賢嫉能
出於天資飛以一詩之善遂遭遠謫其險復如此記在

金石錄卷十七

洛陽龍門山字畫甚工而世頗罕傳

唐棣王炎墓誌

右唐棣王炎墓誌按唐史炎坐厭魅囚於鷹狗坊以憂
卒而誌云終于咸甯縣興甯里十六王之藩邸史云寶
應元年詔復炎王爵而誌云存王削官蓋炎初未嘗奪
王爵疑寶應詔書特還其官爾

唐金城寺放生池碑

右唐金城寺放生池碑書撰人姓名皆已殘缺據田櫟
京兆金石錄以爲韓擇木書豈當概爲錄時尙完好可
讀乎其字畫奇偉非擇木不能爲也

唐多寶塔感應碑

右唐多寶塔感應碑岑勛撰顏真卿書多寶塔者僧楚金所造楚金嘗寫法華經千餘部置塔中今猶有存者余於士大夫家數見之余亦得其一卷乃乾元二年肅宗所造卷首佛像絹素畫蹟尙如新也

唐滎陽王妣朱氏墓誌

右唐朱氏墓誌韓擇木書擇木以八分名家石刻存者尙多而此誌獨爲正書筆法清勁可愛擇木正書見於世者惟此爾

唐武部尙書楊珣碑

右唐楊珣碑按唐史宰相世系表以珣爲友諒子今碑乃云志謙子疑史誤珣楊國忠父也故元宗親爲製碑

其末盛稱國忠之美云我有社稷爾能衛之我有廊廟爾能宰之叶和九功九功惟序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其語可謂褒矣豈所謂臨亂之主各賢其臣者乎碑天寶十二載建蓋後二年祿山起兵又一年國忠被戮矣

唐宇文顥山陰述

右唐宇文顥山陰述杜陵史懷則書懷則與史惟則同時必其舅弟也惟則以八分書著名懷則之書蓋不減惟則而初不見稱於當時者豈非其位不顯乎以此知士負其藝能或以垂名於不朽或遂湮沒而無聞蓋亦有幸有不幸也若懷則之書非見錄於余則遂泯滅於後世矣

唐永陽郡太守姚奕碑

右唐姚奕碑。奕崇子也。新唐史云。崇諡文獻。而此碑及張說所撰崇碑。皆云諡文貞。蓋崇父懿。已諡文獻。父子罕有同諡者。當以碑爲止。

唐雲門山投龍詩

右唐雲門山投龍詩。北海太守趙居貞撰序。言天寶元。默歲下元日。居貞投金龍環壁於此山。有瑞雲出於洞中。有聲云。皇帝壽一萬一千一百歲。蓋天寶中。元宗方崇尙道家之說。以祈長壽。故當時諂諛矯妄之徒。皆稱述奇怪。以阿其所好。而居貞遂刻之金石。以重欺來世。可謂愚矣。

唐忘歸臺銘

右唐忘歸臺銘。集古錄云。此銘及孔子廟城隍神記三碑。竝在縉雲。其篆刻比陽冰平生所篆。最細瘦。世言此石皆活。歲久稍生。刻處幾合。故細爾。恐無是理。果若是。更加以歲月。則遂無復有字矣。此數碑。皆陽冰在肅宗朝所書。是時年尙少。故字畫差疎瘦。至大曆以後。諸碑皆暮年所篆。筆法愈澁勁。理應如此也。

唐渭南令路公遺愛表

右唐路公遺愛表。蘇源明撰。新唐史列傳云。路嗣恭字懿範。今此表乃云公名嗣恭。字嗣恭。然則唐史以爲字懿範者。不知何所據也。

唐呂諲祠廟碑 案諲舊譌作禮目錄作呂公

右唐呂諲祠廟碑衛密撰云上元紀歲之明年詔始置南都以荊州為江陵府命長史曰尹按元結所撰呂公表與肅宗實錄皆云上元元年九月改荊州為南都獨此碑以為二年改恐誤

唐呂公表

右唐呂公表元結撰前太子文學翰林院待詔顧誠奢書杜甫集有贈顧八分文學詩即誠奢也誠奢八分不多見余所得者衛密撰呂公廟碑并此表郭英奇郭慎微碑為四耳甫詩稱其最工小字而此碑字畫甚大尤壯偉可喜按唐書帝紀及宰相表皆云乾元二年七月

辛卯諲以母喪罷十月起復上元元年五月壬子復罷為太子賓客今此表乃云乾元二年六月丁內憂上元元年七月復罷相月日小不同未知孰是

唐玉真公主墓誌

右唐玉真公主墓誌王縉撰誌云公主法號無上真字元元天寶中更賜號曰持盈而唐史但言字持盈爾誌又云中宗時封昌興縣主睿宗時封昌興公主後改封玉真進為長公主唐史但云封崇昌縣主而以昌興為崇昌者皆其闕誤誌又云元年建辰月卒而史以為卒於寶應中亦非也此於史學皆至淺末不足道然著之要見唐史多謬誤爾

唐京兆尹鮮于仲通碑

右唐鮮于仲通碑顏真卿撰并書仲通以多財結楊國

忠薦爲劔南節度使案新唐書乃薦爲蜀郡長史耳討南詔蠻大敗國

忠爲諱之再薦爲京兆尹其始卒無他可稱見於史者

惟嘗表請國忠兼領劔南節度案新唐書國忠自請及兼領劔南此似誤記及

爲國忠立碑頌功德耳魯公爲此碑稱述甚盛以此知

碑志所載是非褒貶果不可信雖魯公猶爾況他人乎

明皇實錄稱仲通以漏洩禁中語貶邵陽司馬而碑言

爲國忠所忌坐貶小人之交初以利合終亦以利敗理

固然也

唐慧義寺彌勒像碑

右唐慧義寺彌勒像碑李潮八分書潮書初不見重於

當時獨杜甫詩盛稱之以比蔡有鄰韓擇木今石刻在

者絕少惟此碑與彭元曜墓誌耳余皆得之其筆法亦

不絕工非韓蔡比也

金石錄卷二十七終

金石錄卷二十八

槐廬叢書

宋東武趙明誠德父編著 吳縣朱記榮校刊

跋尾十八

唐

唐嚴浚碑

唐郭英父碑

唐潘孝子頌

唐萬年縣令徐昕碑

唐富平尉顏喬卿碣

唐贈太尉李愷碑

唐麻姑仙壇記

唐涼國夫人李氏碑

唐呂府君敕葬碑

唐高陵令李峴遺愛碑

唐宋璟碑

唐宋廣平碑側記

唐放生池碑陰記

唐滑臺新驛記

唐右僕射裴遵慶碑

唐杜濟墓誌

唐重模延陵季子墓刻

唐顏勤禮碑

唐顏默殘碑

唐開元寺僧殘碑

唐顏魯公與郭僕射書

唐元結碑

唐張九齡碑

唐右神武將軍史繼先墓誌

唐三藏和尚不空碑

唐內侍監魚朝恩碑

唐康日知墓誌

唐工部尚書辛京杲碑

唐茶山詩并詩述

唐崔淙謝廣利方表

唐嚴浚碑

右唐嚴浚碑徐浩書題禮部尚書襄陽縣開國子席某撰而其名殘缺不可辨按天寶中席豫嘗為此官而碑末有云豫平生交好知其為席豫撰也唐書列傳云浚華州華陰人而碑言馮翊臨晉人碑文字剝落所存無幾惟有首大字十二尙完好筆法奇偉可愛云

唐郭英父碑

右唐郭英父碑元載撰按唐書百官志開元中增集賢待制官至永泰時勳臣罷節制無職事皆待制於集賢門凡十三人今此碑載英父永泰元年實領此職余觀

韋述所撰集賢注記開元天寶間凡隸名於集賢者皆一時文學之選蓋官以待制為名所以備人主顧問言語侍從之臣也今乃以武夫庸人參於其間可乎代宗之政其紀綱廢弛者多矣豈特此而已哉

唐潘孝子頌

右唐潘孝子頌崔稱撰孝子字季通與其父良瑗相繼有至行親喪皆廬墓大厯中宣慰使李季卿以聞有詔褒美墳隴在今中牟縣祥符中章聖皇帝西祀汾陰過之詔有司封其墓且禁樵采云

唐萬年縣令徐昕碑

右唐徐昕碑韓雲卿撰碑云昕為并州錄事參軍相國

姚元之爲法曹，咎部人部人誣上反狀，天后臨朝，方樹刑威，詔公先假風憲，然後按詰，公表直元之，則天大怒，將貶鼎鑊，終能犯顏曉辨，正刑而出，果如雲卿所書，斯可謂賢矣。而唐史不載其事，因爲錄之，所爲有功從弟，其忠厚之性，固宜異於他人也。

唐富平尉喬卿碣

右唐顏喬卿碣，在長安，世頗罕傳，或云其石今亡矣。有朝士劉繹如者，汝陽人家藏漢石刻四百卷，以予集錄，闕此碣也。輒以見贈，宣和癸卯中秋，在東萊，重易裝標，因爲識之。

唐贈太尉李愷碑

案目錄在一千八百五十五云文宗時立與此次序不同

右唐李愷碑，李紆撰，歐陽公集古錄云：新唐書列傳載愷十餘子，江風涵瀛等同被害，惟源彭免。據李紆載愷子見於碑者十二人，未嘗有源也。然則源者，史家何從得之？據史言源爲司農主簿，以碑考之，源當爲汶。余按穆宗實錄載源事首尾甚詳，云愷被害，源方八歲，爲賊所虜，流浪南北，展轉人家，凡七八年。洛陽平，父之故吏以金帛贖之，歸於近親。代宗聞之，授河南府參軍，自司農主簿棄官，寓居洛陽惠林佛寺，垂五十年。至長慶中，御史中丞李德裕表薦，拜諫議大夫。時年八十餘矣，竟辭不受。又李德裕會昌一品集載薦源表，其事皆同。然則史不爲無據，蓋疑其初名汶，後改爲源耳。又唐人袁

郊撰甘澤謠載源隱居拜官皆同惟書僧圓澤事頗怪誕難信然至其名亦不應謬誤也

唐麻姑仙壇記

右唐麻姑仙壇記顏魯公撰并書在撫州又有二本字絕小世亦以爲魯公書驗其筆法殊不類故正字陳無已謂余嘗見黃魯直言乃慶歷中一學佛者所書魯直猶能道其姓名無已不能記也小字本今錄於後使覽者詳其真偽焉

唐涼國夫人李氏碑

右唐涼國夫人李氏碑李郭子儀夫人也碑韓雲卿撰史惟則八分書并篆額文詞頗簡古而字畫工妙可喜

或云碑今亡矣故世罕傳雲卿乃退之叔父科斗書後記所謂大歷中以文詞獨行中朝者

唐呂府君敕葬碑

右唐呂府君敕葬碑呂府君者名惠恭僧大濟之父代宗朝元載王縉用事宗尙浮圖之法大濟爲帝常修功德使殿中監故褒贈其父爲兗州刺史官爲營辦葬事爵賞之濫一至於此

唐高陵令李峴遺愛碑

右唐李峴遺愛碑峴嘗任高陵縣令後爲宰相以歿歿後縣令蘇端刻此頌焉碑云曾祖恪封吳王祖琨嗣吳王父禕信安郡王元和姓纂所載亦同而唐書列傳以

爲恪之孫誤矣

唐宋璟碑

右唐宋璟碑顏真卿撰并書唐書載廣平六子曰昇尙
渾恕華衡今此碑言公有七子曰復昇尙渾恕延華衡
乃八子也魯公所撰廣平碑側記亦曰公之第八子衡
謫官沙州蓋廣平實有八子唐書闕復延二人而此碑
魯公誤書八字爲七耳又碑云廣平自吏部侍郎兼攝
尙書左丞而史不載後自楚州刺史歷魏兗冀三州兼
河北按察使遷幽州都督復爲魏州而史但言歷兗冀
魏三州刺史河北按察使進幽州都督而已史又載廣
平爲廣州都督時郡人爲璟立遺愛頌案立頌在廣平
爲吏部尙書侍

中時故疏云廣人以臣璟上疏辭讓有詔許停而碑乃
當國云云此當去時字云燕公張說嘗爲碑頌今燕公集中實有此文豈已爲
文而未嘗刻石歟

唐宋廣平碑側記

右唐宋廣平碑側記顏魯公撰載廣平仕御史時持服
於沙河縣屬突厥寇趙定州河朔兇懼邢州刺史黃文
軌投艱於公公以父母之邦金革無避及賊至城下公
爲曉陳禍福其徒有素聞公威名者相率而去之開元
末安西都護趙含章冒於貨賄多以金帛賂朝廷之士
九品以上悉皆有名後節度范陽事覺有司以聞元宗
將加黜責公一無所受乃進諫焉元宗納之遂御花萼

樓一切釋放舉朝皆謝公衣冠儼然獨立不拜翌日元宗謂公曰古人以清白遺子孫今卿一人而已公曰含章之賄偶不及臣門非不受也元宗深嘉之又曰公第八子衡因謫居沙州參佐戎幕土番人寇陷於賊庭素聞太尉名德曰唐天子我之舅衡之父舅賢相也其可留乎大歷十一年以三百騎盡室護歸此皆廣平逸事有以見其清德冠當世威名動夷狄如此而新舊史皆不載故併錄之於此俾覽者得詳焉

唐放生池碑陰記

右唐放生池碑陰記唐自天寶以後紀綱廢壞百官之濫不可勝載此記具列當時僚屬名氏凡團練副使別

駕四人同團練副使一人長史三人司馬三人錄事參軍三人司功司倉司兵皆一人司法司戶皆三人司田司士皆二人參軍四人烏程縣令一人丞三人主簿一人尉四人長城縣令一人丞三人主簿一人尉五人安吉縣令一人攝令一人丞二人主簿一人尉六人武康縣令二人丞三人主簿二人尉四人德清縣令一人丞二人主簿一人尉三人一郡而吏員猥多如此然史不能盡記故詳錄之於此焉

唐滑臺新驛記

右唐滑臺新驛記李勉撰李陽冰篆其陰有銘歐陽公云不知作者爲誰余嘗考之乃舒元興玉勛篆志後贊

也其文載於唐文粹及元輿集中歐陽公偶未之見爾
唐右僕射裴遵慶碑
右唐裴遵慶碑唐書列傳載遵慶所歷官甚簡略以碑
考之其尤著者自吏部郎出爲濛陽太守貶符陽郡徵
拜禮部郎中而史不載肅宗朝拜給事中累遷尙書右
丞兵部戶部侍郎再授吏部而史但言爲吏部侍郎而
已又史云遵慶薨時年九十餘碑云年八十五碑云遵
慶諡貞孝而史無之皆其闕誤也

唐杜濟墓誌

右唐杜濟墓誌但云顏真卿撰而不云書歐陽文忠公
以謂非魯公不能爲也蓋世頗以爲非顏氏書更俟識
者辨之余觀此誌字畫奇偉決非他人可到歐陽公信
小字麻姑仙壇記以爲真蹟而尙疑此誌何哉

唐重模延陵季子墓刻

右吳季子墓刻自唐以來相傳爲孔子書大厯中蕭定
再模而刻之余覽史記家語及秦漢以前諸子凡孔子
與學者談議問答是非褒貶纖悉必載其間荒誕之說
實非出於聖人附託書之者固有之矣況於季子之賢
孔子親銘其墓不應略不見稱於前世至唐而始傳也
又碑銘始於東漢孔子時所未有而其字畫乃故爲奇
怪以欺眩世俗者非孔子書無疑蓋好事者僞爲耳故
余特爲錄之以解來者之惑後有博識之士當以余言

爲然

唐顏勤禮碑

右唐顏勤禮碑、魯公撰、并書、元祐間有守長安者、後圃建亭榭、多輦取境內古石刻、以爲基址、此碑幾毀而存、然已磨去其銘文、可惜也

唐顏默殘碑

右唐顏默殘碑者、初潁州人家、以其石爲馬臺、皇祐中、王回、深父之弟、聞容季見而識其爲魯公書、因摹本以傳、深父爲文以記之、默仕晉爲汝陰太守、故大曆中、魯公追建此碑於汝陰焉

唐開元寺僧殘碑

右唐開元寺僧殘碑、雖書撰人姓名殘缺、然以字畫驗之、爲顏魯公書無疑也、初仁宗朝、吳長文參政、在京師、僦居治地、得之、當時文士皆爲賦詩、今其石尙藏汶上長文家云

唐顏魯公與郭僕射書

右唐顏魯公與郭僕射書、僕射郭英乂也、魯公於座位高下小有失當處、猶力爭之、如此使之立身朝端、其肯逢君之惡乎

唐元結碑

右唐元結碑、顏魯公撰、并書、按唐書列傳、結後魏常山王遵十五世孫、而碑與元氏家錄序皆云十二世、蓋史

今已後去五
銘文一而

目第一千五百五十七

目第一千五百五十八

之誤又碑與元和姓纂皆云結高祖名善禕而家錄作善禕未知孰是也

唐張九齡碑

右唐張九齡碑徐浩撰并書歐陽公集古錄云按唐書列傳所載大節多同而時有小異碑長慶中立而公薨在開元二十八年至長慶三年實八十四年所傳或有異同至於年壽官爵子孫宜不謬當以碑爲是今考之徐浩撰碑時爲嶺南節度使在大歷間距曲江之卒未遠至長慶中其家始刻石爾劉禹錫讀曲江集詩序以謂曲江燕翼無似終爲餒魂而碑載公嗣子拯孫藏器碑後又載曾孫敦慶元孫景新景重然則曲江爲有後

矣不知禹錫何所據乎碑又云公一名博物而史不載

唐右神武將軍史繼先墓誌

右唐史繼先墓誌徐浩撰云公諱繼先字繼先夏后氏之苗裔殷時遷於北土曾祖牟雨可汗祖墨啜可汗諱瓌父墨特勒諱逾輪肇歸皇化封右賢王又云繼先元宗時爲左金吾衛大將軍酒泉郡太守河西節度副使肅宗初知神武軍事賜姓史氏其後爲右神武將軍封潁國公卒於建中元年按唐突厥傳載墨啜子孫事甚略麤可見者云命默啜子左賢王墨特勒討毗伽可汗其歸朝及繼先賜姓等事史皆無之又史云默啜而墓誌作墨史云墨特勒爲左賢王而墓誌作右賢王皆當

金石錄卷十八
以墓誌爲據元和姓纂紀史氏亦不載繼先名姓故詳錄之以裨唐史及姓纂之缺漏云

唐三藏和尚不空碑

右唐不空碑唐自明皇以後職官不勝其濫下至佛老之徒亦皆享高爵重祿故不空始爲特進大鴻臚封肅國公既歿又贈司空嗚呼名器之輕一至於此昔舜命伯禹作司空與是異矣

唐內侍監魚朝恩碑

右唐魚朝恩碑吳通元撰通微書朝恩雖以譴死然其徒如竇文場焦奉超猶居中用事故德宗朝詔爲立碑通元兄弟於陸贄謗毀詆排無所不至至爲朝恩碑則

稱頌功德如此可以見其爲人矣

唐康日知墓誌

右唐康日知墓誌李紆撰唐書日知傳云祖植開元中爲左武威大將軍而誌云祖禕不仕傳云日知終晉絳節度使而誌云卒於左威衛上將軍傳云累加檢校尙書左僕射贈太子太師而誌云爲檢校兵部尙書其卒乃贈僕射紆與日知同時人墓誌所書宜得其實也

唐工部尙書辛京杲碑

右唐辛京杲碑按元和姓纂載辛氏云懷節生言爲都水使者言生雲京京杲而碑乃云懷節生思廉爲左驍衛大將軍公卽大將軍之愛子金城郡王之從父弟新

史所書亦同、金城郡王、卽雲京也、然則姓纂以京杲爲言之子、雲京之同父弟、誤矣、

唐茶山詩并詩述

右唐袁高茶山詩并于頔撰詩述、李吉甫撰碑陰記、其兩卷、湖州歲貢茶、高爲刺史作此詩以諷、高恕已孫也、貞元中、德宗將起盧杞爲饒州刺史、高任給事中、爭甚力、於是止用杞爲上佐、德宗猜忌刻薄、出於天資、信任盧杞、幾亡天下、奉天之圍、賴陸贄之謀以濟、杞之貶黜、迫於公議、然終身眷眷不能忘、於贄則一斥不復、其奔走播遷而不亡者、豈非幸歟、非高等力排其姦、則復任用杞、未可知也、唐史稱高代宗時、累遷給事中、建中中、

拜京畿觀察使、坐累、貶韶州長史、復拜給事中、吉甫爲碑陰述高所歷官甚詳云、大曆中、從其父贄、皇公辟爲丹陽令、再表爲監察御史、浙西團練判官、德宗嗣位、累遷尙書金部員外郎、右司郎中、擢御史中丞、爲杞所忌、貶韶州長史、尋刺湖州、收復之歲、徵拜給事中、以卒、然則高代宗朝、未嘗爲給事中、德宗朝、未嘗拜京畿觀察使、其貶韶州時、實爲中丞、而其爲中丞、與湖州刺史傳皆不載、今併著之、以證唐史之誤、

唐崔滂謝廣利方表

右唐崔滂謝廣利方表、德宗貞元中、自著方書、號貞元廣利方、頒之郡國、滂時爲同州上表稱謝、德宗信任姦

金石錄卷二十八
臣毒流天下而區區欲以醫方救民疾苦可謂婦人之仁矣

金石錄卷二十八終

金石錄卷二十九

槐廬叢書

宋東武趙明誠德父編著 吳縣朱記榮校刊

跋尾十九

唐

唐義興縣重修茶舍記

唐昭義軍節度使王虔休碑

唐顏杲卿碑

唐乘廣禪師碑

唐般舟和尚碑

唐韓退之題名

唐國子助教薛公達墓誌

唐虞城令李公去思頌

唐贈吏部尚書武就碑

唐彌陀和尚碑

唐魏博田緒遺愛碑

唐右僕射裴耀卿碑

唐劉統軍碑

唐興元節度裴玢碑

唐贈司空于萼碑

唐左常侍薛萃碑

唐呂元膺碑

唐檢校太子少保田公碑

唐昭義軍節度辛祕碑

唐黃陵廟碑

唐贈太保李良臣碑

唐絳守居園池記

唐柳州井銘

唐澠州刺史高德政碑

唐西平王李晟碑

唐烏重允碑

唐李祐墓誌

唐令狐公先廟碑

唐殿中侍御史韋翊墓誌

唐義興縣重修茶舍記

案目錄不載

右唐義興縣新修茶舍記云義興貢茶非舊也前此故御史大夫李栖筠實典是邦山僧有獻佳茗者會客嘗之野人陸羽以爲芬香甘辣冠於他境可薦於上栖筠從之始進萬兩此其濫觴也厥後因之徵獻浸廣遂爲任土之貢與常賦之邦俾矣每歲選匠徵夫至二千餘人云予嘗謂後世士大夫區區以口腹翫好之獻爲愛君此與宦官宮妾之見無異而其貽患百姓有不可勝言者如貢茶至末事也而調發之擾猶如此況其甚者乎羽蓋不足道嗚呼孰謂栖筠之賢而爲此乎書之可爲後來之戒且以見唐世義興貢茶自羽與栖筠始也

唐昭義軍節度使王虔休碑

右唐昭義軍節度使王公碑其名已殘缺以事考之蓋王虔休也與唐書列傳所載官爵行治多同惟碑云贈右僕射傳爲左僕射小失不足道而碑與傳皆云虔休汝州梁縣人元和姓纂以爲范陽人非也

唐顏杲卿碑

右唐顏杲卿碑真卿撰元和中舊石剝缺其甥盧佐元重書而刻之舊唐史言杲卿既殺李欽湊等元宗知之加杲卿衛尉卿兼御史大夫以袁履謙爲常山太守杲卿爲司馬今以碑考之乃進兼中丞追赴京而以賈深爲司馬新史所書亦同蓋舊史之謬碑又言公初被害

金石錄卷十九
懸首於右金吾街樹有張湊者收其髮謁元宗俄見夢
云禦捍處多兵馬少元宗哭而設祭焉後湊以髮至夫
人疑之憑牀而哭忽聞聲如鞭牀者髮箱跳而前夫人
方駭信之其事甚怪而舊史不書新史所載亦簡畧臬
卿忠義之節貫金石其死宜不昧而魯公之語可信不
疑故盡錄其事於此

唐乘廣禪師碑

右唐乘廣禪師碑劉禹錫撰初余爲金石錄頗以唐賢
所爲碑版正文集之誤禹錫之文所錄才數篇最後得
此碑以校集本是正者凡數十字以此知典籍歲久轉
寫脫誤可勝數哉

唐殷舟和尚碑

案目錄
不載

右唐殷舟和尚碑柳宗元撰并書子厚頗自矜其書然
亦不甚工今見於世者惟此與彌陀和尚碑爾雖字畫
大小不同然筆法絕相似歐陽公以爲不類又疑他人
借子厚之名者非也

唐韓退之題名

右唐韓退之題名在嵩山天封觀柱蓋退之自書又一
本與石洪等題名在洛陽福先寺乃同遊者所書耳世
間又有退之與大顛書乃國初一學佛者僞作而歐陽
公集古錄以爲非僞永叔平生爲文宗師退之且力詆
釋氏而獨信此書何耶

唐國子助教薛公達墓誌

右唐薛公達墓誌韓退之撰以昌黎集本校之頗不同皆當以石本爲是今略舉數處集本云曾祖曰希莊父曰播而闕其祖石本乃云祖曰元暉果州流溪縣丞贈左散騎常侍集本云君執弓腰二矢挾一矢以興而石本作措一矢以興集本云遺言曰以公儀之子爲己後而石本作以公儀之子己己後我蓋其小字也如此類甚衆略舉數處要知石刻可貴爾

唐虞城令李公去思頌

右唐虞城令李公去思頌李白撰王適書碑側題云元和四年二月重篆蓋適不與白同時此碑後來追建爾

歐陽公集古錄云適在陽冰前者誤也

唐贈吏部尚書武就碑

右唐武就碑就元衡父也元和姓纂載平一四子集備就登備生元衡今此碑與唐書宰相世系表皆以元衡爲就子姓纂元和中修是時元衡爲宰相不應差其世次豈余家所藏本偶爾脫誤乎當俟別本校正

唐彌陀和尚碑

右唐彌陀和尚碑柳宗元撰并書以集本校之不同者十餘字皆當以碑爲正

唐魏博田緒遺愛碑

右唐魏博田緒遺愛碑裴相撰張宏靖書政和中與柳

必櫛所書何進滔德政碑俱為大名尹所毀

唐右僕射裴耀卿碑

右唐裴耀卿碑許孟容撰宋次道春明退朝錄載皇祐中王沂公會之弟子融侍郎守河中還以唐明皇所題裴耀卿碑額上之仁宗遂御篆賜沂公碑額曰旌賢今此碑元和中立文與額皆歸登書非明皇所題疑子融所上乃明皇書裴光庭碑爾耀卿光庭二碑皆在絳州也又按新唐史列傳云耀卿字煥之宰相世系表作渙之而碑乃字子煥傳云耀卿守真次子而碑乃云第三子皆史家之謬

唐劉統軍碑

右唐劉統軍碑字畫雖殘缺猶歷歷可辨以昌黎集本校之時有異同皆當以碑為是惟敘其世系不同則疑碑之誤集本云公會祖考為朔州守祖令太原再世北邊樂其高寒棄楚不還逮於公身三世晉人而墓誌亦云曾大父諱承慶朔州刺史大父巨敖為太原晉陽令遂著籍太原之陽曲今此碑乃云考令太原又云再世晉人且碑既言陽曲之別繇公祖遷則其為晉人非再世明矣余故曰石本誤也碑當時所立其諸子皆在不應差其世次而錯繆如此莫可曉也

唐興元節度使裴玢碑

右唐裴玢碑晉公裴度撰碑已斷裂其姓氏磨滅不可

識云公諱玢字連城以事考之蓋裴玢也玢元和中爲興元節度使以疾歸朝卒新舊史皆有傳舊史云五代祖疎勒國王綽武德中來朝授鷹揚大將軍天山郡公因留爲京兆人而新史乃云名糾今碑所載與舊史同不知新史何所據而改爲糾乎疑傳寫誤耳又新舊史皆云綽玢五世祖而碑云高祖亦當以碑爲正

唐贈司空于夔碑

右唐于夔碑集古錄載夔碑云盧景亮撰今此碑乃張躬撰疑夔有兩碑景亮所撰余錄中偶無之當俟訪求

唐左常侍薛萃碑

右唐薛萃碑唐史列傳云萃父順爲奉先尉而此碑及

元和姓纂皆云名順先蓋史誤也

唐呂元膺碑

右唐呂元膺碑舊唐史云元膺字景文新史云字景夫而碑乃字孟瀆新舊史皆云元膺自御史中丞拜岳鄂觀察使而碑乃爲岳鄂觀察兼中丞爾其卒也舊史云諡曰憲而碑作獻皆當以碑爲據

唐檢校太子少保田公碑

右唐檢校太子少保田公碑李宗閔撰文字殘缺以事考之蓋田宏正之兄融碑也宏正帥魏博詔以融爲相州刺史使之相近唐史稱宏正幼孤事融甚謹軍中嘗分曹習射宏正聯中融怒退扶之故當田季安猜暴時

能自全及爲軍中推迫融不悅曰爾竟不自晦取禍之道也其後宏正與其子布皆被禍如融言融兄弟父子出於軍旅其智畧皆過人如宏正布之忠義融之先見真一代豪傑也碑爲篆字題嵩山布衣書而姓名摩滅不可識其筆蹟頗佳

唐昭義軍節度使辛祕碑

右唐辛祕碑與新唐史所載事蹟大畧皆同惟碑與舊史皆云登五經開元禮科而新史云舉明經碑云其卒贈右僕射而新舊史皆作左僕射爾又舊史云諡曰昭而新史云諡曰肅後更諡懿碑不載其諡莫知孰是也

唐黃陵廟碑

右唐黃陵廟碑碑四面皆有字今其兩面字多處已摩滅不可讀此本蓋七八十年前舊物字畫完好可寶也今世所傳退之集多爲人妄加讐核而此碑人家尙時有之故譌謬爲少然退之自潮移袁入爲國子祭酒實三年而碑云三十年蓋書碑者誤爾

唐贈太保李良臣碑

右唐李良臣碑良臣李光顏之父也碑李宗閔撰文辭爾雅可喜宗閔牛僧孺皆一代奇才而自陷朋黨惜哉

唐絳守居園池記

右唐絳守居園池記樊宗師撰昔之爲文者雖務爲新語然未嘗有意於求奇也宗師之文乃故爲險怪必使

人不可曉而後已此豈作者之體哉

唐柳州并銘

右唐柳州并銘柳宗元撰沈傳師書字畫頗不工疑後人偽為然以子厚集本校之不同者數字此本為善又恐工人模刻不甚精好爾更俟識者辨之

唐澶州刺史高公德政碑

右唐高公德政碑王起撰按唐書地理志元和十二年以鄆城上蔡西平遂平四縣置澶州長慶元年州廢今碑後題長慶而其下殘缺當為元年蓋是年州遂廢矣高公者名承簡崇文之子為裴度牙將後至邠甯節度唐史有傳

唐西平王李晟碑

右唐李晟碑裴度撰碑載西平子十二人愿聰摠慈憇恕憲懋懿聽基愨唐史宰相世系表所書亦同而新舊史列傳皆云晟有十五子舊史云侗佃偕無祿早世豈以侗等早世故碑不載歟又李石撰李聽碑云西平有子十六人疑更有未名而卒者爾元和姓纂載西平子十人以碑校之姓纂闕聰摠憑懿四人而慈應二子墓碑舊史皆無之案慈已見墓碑疑此處有誤又其倫次差謬亦當以碑為正

唐烏重允碑

右唐烏重允碑新唐史列傳云重允為橫海節度使討

王庭湊久不進兵穆宗以爲觀望詔杜叔良代之以重
允爲太子太保長慶末以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爲山南西道節度使召至京師改帥天平軍文宗初
眞拜司徒今以碑考之重允爲橫海節度使長慶元年
徙爲山南西道周歲徵入改天平軍四年就拜太子太
保文宗踐極眞拜門下平章事頃之同中書爲司徒餘
如故蓋重允之罷橫海卽移鎮興元未嘗拜太子太保
而其爲太保實帥天平又其帥興元時未嘗兼宰相至
文宗卽位乃拜爾舊史與文宗實錄所書畧同皆可以
正新史之失

唐李祐墓誌

右唐李祐墓誌庚敬休撰新唐書祐列傳云祐爲夏綏

銀節度使徙涇原討李同捷也改滄德景節度累遷檢

校尙書左僕射董重質之貶重葉作仲未幾轉太子少詹事

隸武甯軍遷左神武將軍累擢左右神策行營劔南西

川節度葉本節度下有使字復云歷帥夏綏銀終右龍武統軍贈

尙書右僕射其所書首尾顛倒今以墓誌考之祐以平

蔡功超授左神武將軍從徐州李愬平李師道遷左金

吾衛將軍帥綏銀夏遷戶部尙書兼左金吾衛大將軍

遂爲齊德滄景等州節度使以卒其所歷官止此矣蓋

未嘗爲少詹事帥涇原領劔南節度也不知史何所依

據又誌云卒於滄景而傳言統龍武統軍誌云贈司徒

而傳言贈僕射亦當以誌爲是祐之爲吳元濟將也據李愬傳言吳秀琳之降爲愬策曰必破賊非李祐不可祐賊健將也守興橋柵其戰常易官軍愬候祐獲於野遣史用誠以壯騎三百伏其旁祐果輕出遂爲所擒今誌乃言祐潛布款誠於愬且曰某以某日歸命其就執也願得傷一支以爲解不然妻子之在賊城無遺類矣愬許之洎至唐州同執者十二人命斬於牙門外次至祐大叫謂愬曰公背初約邪今淮蔡未平不宜誅壯士愬乃釋之自取藥封其臂分衣服飲食與語終日卽署爲都知兵馬使三說不同未知孰是也

唐令狐公先廟碑

右唐令狐公先廟碑劉禹錫撰集本云躬若奉盈而碑本躬作胸按史記周公世家云胸胸然如畏徐廣云胸胸謹敬貌也出三倉後人不知胸字所出遂改爲躬誤矣其他異同尙多不盡錄也

唐殿中侍御史韋翊墓誌

右唐韋翊墓誌劉禹錫撰世所傳禹錫文集無此誌蓋禹錫集本四十卷今亡其十卷墓誌皆缺非獨此一篇也翊有子詢仕爲湖南觀察使舊史有傳新史無之墓誌云翊父幼卿而傳作台卿墓誌云翊官終殿中侍御史而傳作侍御史皆非也

以而漸於時世者非也

精之學文必博而博於古則其精之固宜無愧於時
也則其學必博而博於古則其精之固宜無愧於時
也則其學必博而博於古則其精之固宜無愧於時
也則其學必博而博於古則其精之固宜無愧於時
也則其學必博而博於古則其精之固宜無愧於時
也則其學必博而博於古則其精之固宜無愧於時
也則其學必博而博於古則其精之固宜無愧於時
也則其學必博而博於古則其精之固宜無愧於時

金石錄卷二十九終

國朝公世宗云國朝公世宗云國朝公世宗云國朝公世宗云

金石錄卷三十

槐廬叢書

宋東武趙明誠德父編著 吳縣朱記榮校刊

跋尾二十

唐 五代

唐義陽郡王苻璘碑

唐贈太尉王智興碑

唐丞相崔羣碑

唐何進滔德政碑

唐李聽碑

唐贈太師崔誼碑

唐相國李涼公碑

唐牛僧孺碑

唐太子太傅劉沔碑

唐醉吟先生傳并墓誌

唐贈太尉李固言碑

唐吏部尚書高元裕碑

唐贈司徒薛平碑

唐起居郎劉君碑

唐贈禮部尚書許康佐碑

唐潛溪記

唐贈司空孔岑父碑

千字文

陸鶴銘

冬日陪羣公泛舟詩

唐題阮客舊居詩

唐遺教經

唐冰清琴銘

唐中書舍人王無競碑

後唐汾陽王眞堂記

漢重修高祖廟碑

南唐紫極宮石磬銘

周文宣王廟記

日本國語

符璘碑今在
宗園掘出
書以不
然不
疑別名

唐義陽郡王符璘碑

右唐符璘碑按唐書列傳璘姓符而碑作符以姓氏書考之琅邪符氏出於魯頃公之孫公雅爲秦符節令因以爲氏而武都符氏出於有扈之後爲啟所滅奔西戎代爲氏酋本姓蒲至符堅以背有文改焉今此碑以璘爲符氏又云其先琅邪人皆不可知然按璘與弟瑤皆封邑於琅邪豈書碑者誤以符爲符其家出於武吏不知是正乎

唐贈太尉王智興碑

右唐王智興碑裴晉公撰智興出於卒伍無他才能其爲將帥雖有破李師道李芥李同捷之功然在徐州跋

扈難制逐崔羣侯宏度剽奪貢物重斂以結權倖其功不足掩過晉公爲此碑可謂過其實矣

唐丞相崔羣碑

右唐崔羣碑裴晉公撰劉禹錫書字畫譎闕處多其可考者羣爲武甯軍節度使檢校禮部尙書而唐史本傳作兵部其自荆南節度使召拜檢校左僕射太常卿遂爲吏部尙書以卒而傳但云召拜吏部尙書而已皆當以碑爲正羣在憲宗朝號稱賢相是時皇甫鏞方有寵羣力排其姦且爲憲宗陳開元天寶治亂所以分者其語激切然憲宗竟逐羣而相鏞夫以羣之賢憲宗之明然讒閒一入且猶不免自古君臣之際能保終始者顧

不難哉

唐何進滔德政碑

右唐何進滔德政碑進滔事跡固無足取而柳公權書法為世模楷此碑尤為雄偉政和中大名尹建言摩去舊文別刊新製好古者為之歎惜也

唐李聽碑

右唐李聽碑與唐史所載事跡多同惟聽罷魏博節度使碑言為太子太師而史作少師小誤爾

唐贈太師崔倕碑

右唐崔倕碑據新唐史倕子邠傳云倕位吏部侍郎今以碑考之倕仕至檢校吏部郎中兼御史中丞爾蓋傳

誤也

唐相國李涼公碑

右唐李涼公碑李德裕撰文字殘闕不可盡識按新唐史列傳載石所歷官甚略其最著者嘗兼御史中丞充巡邊使又自給事中遷京兆尹史皆不載其為荆南節度也史云讓中書侍郎換檢校兵部尚書會昌三年檢校司空徙節河東而碑云初加檢校尚書武宗承統首讓中書侍郎就遷檢校右僕射餘如故皆當以碑為正

唐牛僧孺碑

右唐牛僧孺碑李珣撰據碑云僧孺自襄陽節度使降授太子少師遷檢校司徒兼太子太保而傳言下遷太

金石錄卷三十一
子少保進少師碑云宣宗即位自汝州長史遷太子少保轉少師分司東洛而史但言遷爲少師亦不言其爲分司者皆史之闕誤又杜牧撰僧孺墓誌云文宗朝以中書侍郎領平章事而史作門下侍郎亦非也

唐太子太傅劉沔碑

右唐劉沔碑按舊史云沔許州牙將也少事李光顏爲帳中親將元和中討吳元濟有功隨光顏入朝憲宗留宿衛恩三將軍鹽州刺史天德軍防禦使移振武節度使而碑乃云沔北遊至單于都護府謁節度使范希朝希朝署牙門將入石神策軍爲大將累遷大將軍拜涇原節度使移振武蓋沔初未嘗爲許州牙將從李光顏

平蔡及爲鹽州刺史天德軍防禦使皆當以碑爲正至新史所書悉與碑合疑史官嘗得此碑以訂舊史之失云

唐醉吟先生傳并墓碑

右唐醉吟先生傳并墓碑舊唐史云居易以大中元年卒年七十五而新史云卒於會昌六年年六十五今碑所書與新史合又舊史書居易拜官歲月亦多差謬不合小失不足道故不錄

唐贈太尉李固言碑

右唐李固言碑按新唐史列傳云固言自河中節度使以疾爲太子太師遷東都留守宣宗即位遷右僕射後

以太子太傅分司東都卒以碑考之其初爲東都留守數月罷以本官分司而史不書宣宗時爲僕射再遷檢校司徒東都留守而史亦不書其卒也史云年七十八而碑云七十六亦當以碑爲正

唐吏部尚書高元裕碑

右唐高元裕碑據舊史元裕列傳及此碑皆云元裕祖名彪而新史宰相世系表獨作彪蓋誤

唐司徒薛平碑

右唐薛平碑據唐史列傳平爲平盧軍節度使就遷檢校右僕射封魏國公寶曆初入朝拜檢校司空爲河中節度使進檢校司徒更封韓以碑考之自平盧拜僕射

進封韓國公敬宗卽位拜檢校司空寶曆元年朝京師換左僕射兼戶部尚書踰月復爲檢校司空節度河中
文宗卽位就加檢校司徒蓋未嘗封於魏而敬宗時入朝所拜官史亦不載皆其闕誤也碑言平罷滑臺爲金吾嘗見二神人自天執節降庭中呼曰薛平還汝舊節公俯伏拜受及再爲滑臺以爲當之矣後爲平盧乃驗焉其事甚怪而唐史無之豈非妄歟

唐起居郎劉君碑

右唐劉君碑劉氏世墓在彭城叢亭里紹聖間故陳無已學士居彭城以書抵余曰近得柳公權所書劉君碑文字摩滅獨公權姓名三字煥然明白予因求得之碑

金石錄卷三十一
六
殘闕然可識者猶十三四不忍棄故錄之

唐禮部尙書許康佐碑

右唐許康佐碑康佐事文宗爲翰林侍講學士文宗嘗讀春秋問康佐闡寺事康佐顧望不敢對後以問李訓訓遂進翦除之計康佐知帝指因稱病罷爲兵部侍郎甘露之禍李訓實啟之其狂率固有罪然康佐以儒學侍講備顧問而喑默不對至辭位而去亦可謂全軀保妻子之臣矣

唐潛溪記

右唐潛溪記杜宣猷撰潛溪者在洛陽龍門山側地有谿谷之勝舊爲宰相李藩別墅宣猷購得之加葺治爲

唐史宦者傳載宣猷爲福建觀察使中官多閩人宣猷每歲時遣吏爲上冢當時號爲勅使墓戶因此除宣城夫疏泉石種樹藝草窮登覽遊觀之勝此山林獨往之士遺世棄俗者之所樂也如宣猷者區區以詔諛附會盜竊顯榮而欲擅山林獨往之樂是可笑也

唐贈司空孔岑父碑

右唐孔岑父碑鄭綱撰歐陽公集古錄云碑有子五人載戡戡戡戡按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岑父六子戡之下又有威表據孔氏家譜譜其家所載碑文鄭綱撰綱自言與孔氏有世舊作碑時戡等尙在然則譜與碑文皆不應有失而不同者何也余按韓退之爲戡墓誌云公

之昆弟五人載戡戡戰公於次爲第二與細所撰碑正合然則安得復有威乎蓋細與退之皆當時人所書宜不謬而其家譜乃其後裔追書容有差誤不足怪也

千字文

右千字文世傳智永書非也蓋智永陳時人而此書虎字民字基字皆闕之以避唐諱乃明皇以後人所書不然筆法本出智永後來臨摹入石爾其間二十八行字畫不類蓋舊本不完國初時人爲補足云

瘞鶴銘

右瘞鶴銘題華陽真逸撰莫詳其爲何代人歐陽公集古錄云華陽真逸是顧況道號予徧檢唐史及況文集

日第一千九百三十三

日第一千九百三十三

皆無此號惟况撰湖州刺史廳記自稱華陽山人爾不知歐陽公何所據也案金石文字記云此銘字體與許景書無疑

冬日陪羣公泛舟詩

右冬日陪羣公泛舟詩在潤州瘞鶴銘旁其字畫正同蓋一人所書也題謫丹陽工曹掾而不見其名詩與書皆工然世頗罕傳

唐題阮客舊居詩

右唐題阮客舊居詩小篆書集古錄以爲陽冰作今驗其姓名乃縉雲令李萼非陽冰也其字畫亦不工蓋陽冰於肅宗上元中嘗令縉雲其篆字石刻尙多有存者

故歐陽公亦誤以此詩爲陽冰作爾

唐遺教經

右唐遺教經國初時人盛傳爲王右軍書惟歐陽公識其非是余家藏金石刻二千卷獨此經最爲舊物蓋先公爲進士時所蓄爾

唐冰清琴銘

右唐冰清琴銘詞翰皆不俗可喜題曰晉陵子而不著名氏豈非隱者歟琴藏太常寺協律郎陳沆家沆死納於壙中云

唐中書舍人王無競碑

右唐王無競碑無競事跡附見唐書陳子昂傳後以碑

日第千九百五十六

日第千九百五十七

考傳頗不合傳言自殿中侍御史徙太子舍人神龍初出爲蘇州司馬貶廣州仇家矯制榜殺之而碑言爲中書舍人卒傳言坐與張易之等交往貶而碑云兩張弄權尤有蕩析公黜而無愠皆莫知其孰是據碑言無競無子孫權知萊州刺史姚訥爲買石立碑去無競之沒已遺事得於傳聞未足盡信也無競東萊人墓在掖縣界中云

後唐汾陽王眞堂記

右後唐汾陽王眞堂記李鸚書鸚五代時仕爲國子丞九經印版多其所書前輩頗貴重之余後得此記其筆法蓋出歐陽率更然窘於法度而韻不能高非名書也

漢重修高祖廟碑

右漢重修高祖廟碑郭忠恕八分書余年十七八時已喜收畜前代石刻故正字陳無已為余言豐縣有此碑託人訪求後數年乃得之然字畫頗輒弱余家有忠恕八分書懷嵩樓記墨跡乃其暮年所書筆力老勁非此碑之比亦嘗刻石今錄於次

南唐紫極宮石磬銘

右南唐石磬銘徐鍇撰并小篆書鍇與其兄鉉在江南以文翰著名王師南征鍇卒於圍城中鉉隨後主歸朝貴顯以壽終歐陽公集古錄云宋興違命侯來朝二徐皆得為王臣者誤矣

周文宣王廟記

右周文宣王廟記題縣令郭忠恕撰并書按國史忠恕為漢湘陰公從事周祖徵為周易博士國初貶乾州司戶太宗朝復任國子主簿流登州卒不載其嘗為縣令也記云縣在汝水之泃嵩山之陽不知其為何縣最後題甲寅四月十五日建蓋周世宗顯德元年也或云此碑在汝州界中

日本國語

右日本國語題康保五年日本在海東自漢以來見於史然與中國不常通宋莒公紀年通譜載其國年號九而獨無康保其後畢仲荀見此語錄於通譜之末然不

康保考者王祐
年向久代元陽

日第千六百九

知康保是中國何年也余家集錄金石刻凡二千卷外國文字著錄獨此而已

丙寅五月初一日集古錄點閱凡缺以所未詳及錯謬者以誠皆為補正殆遠起者為工邪一記

金石錄卷三十終



卷之四